易圖明辨卷五

啓蒙圖書

西山蔡氏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葢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

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

右見易學啟蒙注季通爲朱子起藁故不敢列已說爲正文然朱子河圖洛書之象數實由季通而定初劉牧以四十有五爲河圖五十有五爲洛書實龍圖之本象而季通以爲牧之所易置至此乃復其舊且引關邵以相證今按關易明係僞書不可以爲據而邵子圓星方土之論其意刻有所在未嘗以五十有五爲河圖也謹列其說如左明者幸垂察焉

關子明易傳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

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爲離奇以爲巽全八之三以爲震奇以爲艮全六之三以爲坎奇以爲乾全九之三以爲兌奇以爲坤正者全其位隅者盡其畫（此與鉤隱四象生八卦同）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後聖稽之爲三象一四七爲天生之數二五八爲地育之數三六九爲人資之數

邯鄲書目（宋皇祐中李淑撰）關子明易傳一卷唐趙蕤注魏孝文使并州刺史王虯與子明著疑筮論數十篇蕤云亡篇過半今無能詮次但隨文解義庶學者觸類而長阮逸詮次刊正洞極元經傳五卷（逸字天隱宋仁宗時人）關子明以生育資爲傳以釋其蘊爲經論十一篇（玉海云子明易傳卜百年義第一次以統言易義大衍乾

坤策盈虛闔闢理性時變動靜神義終於雜義第十一 又爲圖以序其象文中子錄

子明事太和末穆公與談易言於孝文帝帝曰且與卿就

成筮論子明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

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象生有定

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

晁氏讀書志曰關子明易傳一卷魏關朗撰李邯鄲始著

之目王通贊易蓋宗此也

後山叢談曰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衞公

問對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朱子語類鄒浩問李壽翁椿最好關子明易先生曰是阮

逸僞作陳無已集說得分明

姚氏曰世所傳關子明洞極經亦言河圖洛書如劉氏說而兩易之以五方者為圖九宮者為書按唐李鼎祚易解盡備前世諸儒之說獨無關氏至本朝阮逸始偽作洞極經見於後山叢談則關亦不足為證矣（見周易玩辭）

雷氏易圖通變曰楊次公自著洞極經託名於關子明（謂楊傑字次公元豐中與范鎮論樂洞極按經果為傑所撰則又出阮逸之後恐非）如其叙本篇稱子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八卦是故全七之三以為離奇以為巽全八之三以為震奇以為艮全六之三以為坎奇以為乾全九之三以為兌奇以為坤正者全其位隅者盡其畫而謂四象生八卦此謬之尤者乾坤相索而生六子今為男女者反能生父母之卦邪

文中子中說三卷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語爲是書而晁氏摘其三事以爲可疑其一則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十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是以知其妄也程子謂王通隱君子當時有些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亦以爲然王氏揮麈錄直以爲阮逸僞作今按中說宋有阮逸龔鼎臣二本其文多異關子明事蓋逸所傳會與洞極經論總出一手彼此扶同以欺天下後世也

宋仁宗朝劉牧著易數鉤隱以九宮爲河圖五合爲洛書其學盛行於世同時有阮逸者陰欲排之乃撰關子

明易傳而兩易其名李通不察以爲眞古書也遂引爲圖十書九之證李通無論已獨怪朱子素斥龍圖爲假書又據後山叢談深信關易爲阮逸所造而於此則曲從李通之說何也葢自漢魏以來言河圖者皆主乾鑿度參同契而此獨根柢大傳五十有五之數其據地尊而取義正也然河圖久已無傳不知其形象若何而强以五十五數當之大傳旣無明文古注亦無可考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之位不見於經天生地成奇白偶黑之點非易所有至其所以則之者謂伏羲分四正之餘數以成四隅之卦畫支離舛錯全無義理藉令此書眞出於古猶不可據以說經而況明明爲阮逸之僞作乎且

此數但可以生蓍而不可以畫卦九與十何擇焉
范諤昌大易源流言龍馬負圖出河羲皇窮天人之際
重定五行生成之數𢘆上八卦之體天一正北地二正
南天三正東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
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於未乃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矣董氏云正今圖所傳有四方而無四維者
也關子明之河圖實本諸此然諤昌但謂伏羲據龍圖
以重定五行之數八卦之體有如此者未嘗直指此爲
河出之圖也故劉牧鉤隱仍以九爲圖而十爲書僞關
易竊其義遂以七前六後八左九右爲河圖之文八皆
知其書之出於阮逸而不知其數之本乎諤昌也

邵子觀物外篇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易學啟蒙注云歷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歷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歷紀也按此說出唐一行歷本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啟蒙注云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以畫州井地也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啟蒙引此段遺後四句殊爲疏謬

朱子語類曰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爲剛二偶故爲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干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九與十也閏餘之法以十九歲爲一章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爲河圖耳又曰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又曰河圖既無那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爲圓矣方者土也方者洛書之文言畫州井地之所依倣而作者也

書禹貢禹別九州冀北揚南青東梁西兗東北雍西北徐東南荆西南豫中也孟子言周家井地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皆法洛書之九數也

鶴山魏氏了翁題司馬子巳易圖曰涑水司馬叔原覃思易理之學著巳易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說辨析甚詳叔原從之乃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今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尚有疑乎此也近世

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子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卽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紹定四年書

靜修劉氏 因 河圖洛書辨曰邵子但言方圓之象而不指九十之數若以象觀之則九又圓於十矣且其所謂方圓而前後乎此者不過指陰陽剛柔奇偶而已在此則是少陽而土少柔其偶者固當爲方而爲陰奇者固宜爲圓而爲陽矣

邵子之於圖書言方圓而不言九十蔡李通以圓星爲十爲圖方土爲九爲書而朱子從之謂河圖無四隅比

洛書使圓魏華父則以爲九圓而十方劉夢吉亦云九圓於十蓋皆以九爲圖說者以爲物有八隅必作圓形九宮是也物止四面必成方形五合是也魏說較長以理言之誠有然者若摹寫爲奇白偶黑纍纍貫珠之狀則九亦可觚稜之以爲方十亦可彎環之以爲圓安見九必圓而十必方乎方圓之或九或十終無定論而邵子埒之以星土固有所自來其數可考而知也友人徐敬可嘗謂余曰觀物外篇所謂圓星方土乃論積數自然之理非論圖書也連上文讀之卽明朱子斷章取義載之啟蒙遂不可解而引一行二始二中二終之說以釋歷數肇於圓星之義殊爲牽强今按此之上文曰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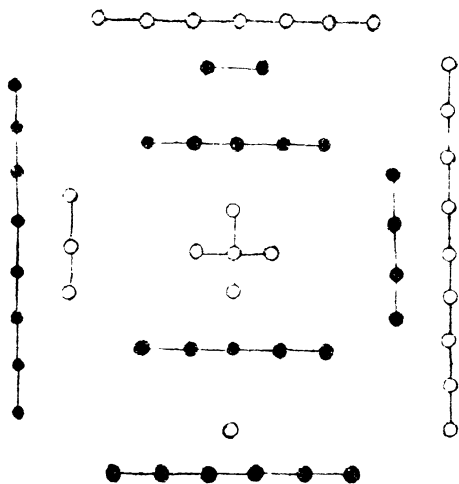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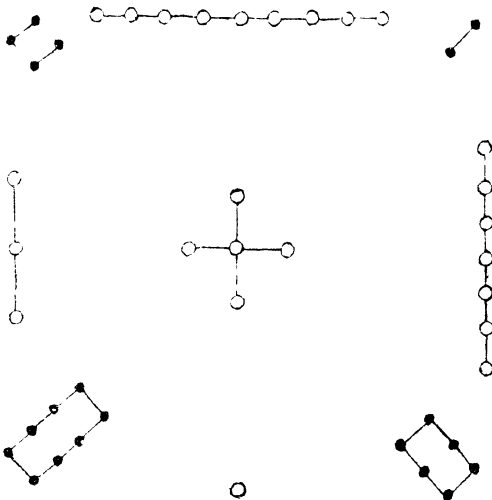
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方之數起一而積八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而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又曰圓者六變六六而進之故六十變而三百六十矣方者八變故八八而成六十四矣陽主進是以進之爲六十矣然後繼以圓星方土之說玩其辭旨蓋積數自然之理凡以七圓物相聚必以一爲心而環之以六⁂此形是起一而積六也凡以九方物相聚必以一爲心而圍之以八田此形是起一而積八也凡以十六方物相聚必以四爲心而圍之以十二囲此形是起四而積十二也圓者聚七之形如衆星之麗乎天以六變而爲三十六進之極於三

百六十當期之日得氣朔盈虛之中而星於是平一周是爲治歷之本故曰歷紀之數肇於此二始二終曷與平方者聚九之形象九州亦八家同井中爲公田象也變之則爲聚十六之形象四邑爲丘丘容十六井又加兩圍共六十四乃四丘爲甸之象甸容六十四井更進而四甸爲縣縣容六十四邑更進而四縣爲都都容六十四丘皆所謂八八而成六十四也故曰畫州井地之法放於此也更推而廣之古有河圖亦圓體也羲文因之以造易則圓星之類也古有洛書亦方體也禹箕敘之以作範則方土之類也此不過因論方圓之積數而牽綴及之不專爲圖書而發方九猶可言彼圓則何以

知其爲九與十也哉其下文則曰蓍數不以六而以七何也并其餘分也去其餘分則六故策數三十六也是以五十者六十四卦閏歲之策也其用四十有九六十四卦一歲之策也歸奇掛一猶一歲之閏也卦直去四者何也天變而地效之是以蓍去一則卦去四也又曰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然則天圓主蓍地方主卦蓍數以七相乘則爲四十九以六相乘則爲三十六無九位四十有五之數卦數以八相乘爲六十四去其四則爲六十亦無十位五十有五之數竊意邵子所指爲河圖者即希

夷先天太極一圈之形故謂之圓與闢朗之河圖全無交涉其所指爲洛書者卽九宮之形中起一而外積八故謂之方此則與闢朗闔合而其所以爲方之意李通亦未之識也故漫引以爲圖十書九之證從來憒憒茲特爲一闡明之

朱子答劉君房書曰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觀此言知李通代斷不中纖嬰文公晚年亦深悔之但未及改削耳而近代諸儒奉啟蒙爲不刊之書不亦過乎

蔡氏河圖

蔡氏洛書

本義圖說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易學啟蒙曰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

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專爲大衍之數五十張本此蓍策之原非畫卦之法易雅云九六七八爲揲蓍策數乃先有卦而後揲蓍非先得數而後畫卦夫子未嘗以是明

河圖也李泰伯云天一至地十乃天地之氣降出之次第而已五十有五者蓋聖人假其積數以起算法非實數也譬如兄弟行第一至第十者乃十人耳今鉤隱河圖有白黑四十五點是九人而化爲四十五人也啟蒙河圖有白黑五十五點是十人而化爲五十五人也以積數爲實數以算法爲卦原而寫之以成象九圖十書十圖九書總無是處然九宮猶存八卦之位而五合缺其四隅則與八卦一毫不相似矣易有八卦而無五行以洪範五行附會於易傳自漢儒始五行志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又曰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大數即成數此以天地之

數配五行也坎水離火巽木見於夫子之大象而坤艮不言土乾爲金惟見於說卦據左傳莊二十二年周史曰坤土也周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是坤艮亦可言土矣而震木兌金無聞焉五行志曰震在東方爲木兌在西方爲金震木兌金始見於此漢上易傳云京房以乾兌爲金然則震巽同爲木蓋亦始於房此以八卦方位配五行也皆非夫子之意劉牧云洛書之數五十有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謂禹則之以陳範故專主五行也今旣以五十有五爲河圖而羲則之以畫卦卽與五行全無交涉奚爲拾漢儒之餘瀋而以五行生成之數附會於其閒乎劉歆言羲則圖禹則書而繼之曰河圖

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此眞所謂畫蛇添
足者而啟蒙欲有以通之吾未見其有可通之理也
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緫
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
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
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
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
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
其位與數尤曉然矣又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
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横十五
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

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

玉齋胡氏方平啟蒙通釋曰四方爲乾坤離坎四隅爲兌震巽艮者蓋一六老陰之數而畫卦爲艮坤艮居六坤居一也三八少陰之數而畫卦爲離震離居三震居八也四九老陽之數而畫卦爲乾兌乾居九兌居四也二七少陽之數而畫卦爲巽坎巽居二坎居七也此洛書亦可以爲八卦也九疇子目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總五十五也

黃氏象數論曰就一數通之於易則十者有天一至地十之數可據九者並無明文此朱子爭十爲河圖之意長於長民也雖然自一至十之數易之所有也自一至十之方位易之所無也一三五七九之合於天二四六八十之合於地易之所有也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合易之所無也天地之數易之所有也水火木金土之生成易之所無也試盡去後人之添入依經爲說則此數仍於易無與而況名之爲河圖乎

天一至地十之數備者必欲言聖人則之以畫卦崔憬曰參天者謂從三始順數而至五七九不取於一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艮爲少陽其數三坎

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劉長民水六金九火七木八而生八卦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六居坎而生乾謂三爲坎二爲乾也九居兌而生坤謂三爲兌六爲坤也七居離而生巽謂三爲離四爲巽也八居震而生艮謂二爲震五爲艮也朱子曰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同此一數而三家所指不同如此配卦之論始於崔憬憬但言其數不言其位乾坤震巽數有可據其附會者坎離艮兌耳長民兼位數而

言六爲水而坎屬之七爲火而離屬之八爲木而震屬之九爲金而兌屬之以四卦之五行遷就其位數未爲不可至於乾坤艮巽則不可通矣朱子祖先天之說以乾南坤北者宓羲之卦位也離南坎北者文王之卦位也河圖出於宓羲其時尙無離南坎北之位便以乾南坤北配之則更無一合者矣天下之物一人以爲然千萬人以爲然其爲物也不遠矣一人可指之爲此又一人可指之爲彼其爲物也無定名矣故以天地之數配八卦者皆非定名也

毛氏原舛編曰夫圖書非他神聖之事也豈有神聖之事而一人授之一二人受之哉授者無憑受之者無據而或四或五或方或圓或羲或禹或卦或範彼此可以爭先後

可以易一室兩家茫無定準其爲不足道亦可見矣

按李通據先天八卦之方位而附會以太極兩儀四象之名曰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卽關易所云正者全其位隅者盡其畫然彼用後天卦位此用先天卦位噫伏羲上聖其則河圖以畫卦乃煩割裂補綴費如許經營邪雖至愚者亦知其無是理矣劉歆所云相爲經緯表裏者不過以五行生成言之耳李通發明其義以爲易之太極兩儀四象皆通於洛書而洪範之五行九疇之子目則又通於河圖任意牽合無所不可然十圖九書本無定理故結之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終歸於鶻突無據而已矣

朱子書河圖洛書後曰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子於啓蒙辨之詳矣近讀大戴禮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註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

大戴禮明堂篇注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朱子以爲鄭氏語餘姚黃先生云鄭元注小戴禮未嘗注大戴禮在藝文志可考今之所傳亦後人假託爲之也甚疏略不出於鄭氏明矣況鄭氏明言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豈又以九宮爲洛書自背其說哉今按後漢書鄭元傳康成無大戴禮注而周書盧辯傳云

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訓詁乃注之儒林傳云魏永熙二年敕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然則九室法龜文乃景宣語非康成語也今之所傳蓋出景宣亦非假託以洛書爲龜文有數至於九實始於晚出孔安國書傳而景宣襲之楊雄張衡但言龜書無九數之說

西山兩易圖書援孔劉關邵以證己之說其實唯孔安國以洛書爲九數而關朗之圖書與所反恐同劉不言其數邵亦但以九爲書而未嘗以十爲圖也本義雖列此二圖終不能厭服天下之心故呂伯恭與朱子友善而信劉牧龍圖之學魏華父私淑朱子亦以戴九履一

者爲河圖他如朱元昇葛同叟李簡胡一中皆生於朱子之後而不從啟蒙宋末元初朱學盛行始有從啟蒙者而郝經劉因雷思齊猶以爲非迨明之中葉士子舍程傳而專宗本義天下於是惟知有卷首之圖書而不復問其所從來矣

震川歸氏有光易圖論曰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尅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

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祕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下軌紤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爲之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

書也哉捣其圖而示之曰孰爲上下孰爲左右孰爲乾兌離震孰爲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爲上下因其左右以爲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爲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爲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藴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閒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辭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

求爲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冶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向歆揚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蔡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未定亦何足辨也

自本義之圖書盛行學者卷舌而不敢議震川先生獨能昌言以正之引繩批根不遺餘力眞三百年來有數文字

秀水徐善敬可博覽精思無所不通而尤深於易晚著書以發其蘊有天易羲易商易周易天易者河圖洛書也羲易者先天古易也商易者歸藏首坤也周易者文王所演也連山無傳故不著夏易同縣朱太史彝尊名其書曰徐氏四易而爲之序敬可與余厚向在京師出以示余其言河圖洛書以劉牧得希夷之傳而西山兩易殊可疑余深以爲然僭作題辭要不出此意旣而思之河圖洛書自秦漢以來未有能言其狀者至五季而

始出何可遽信學者不能痛絕圖書之謬種而徒辨劉蔡之是非無爲也歲庚午與敬可讀書莫釐峰下方且效一得之慮相與更定是書而敬可尋以病歸卒於家吾欲言之無以爲質矣因復窮究其義知圖書之形象自古無傳當姑從漢孔劉之言而闕其疑至於宋人之所傳一槩難信越七歲爲今丁丑始成此五卷追念舊好歔欷者久之嗟乎郢人逝矣誰與盡言此嵇生所以致慨也

右論啟蒙圖書

易圖明辨卷五終

先天古易上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子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

按此節夫子本言揲蓍之序與畫卦無涉說見第一卷

語類曰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

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此葉賀孫所錄也劉砥錄以伏羲至淳厚爲季通述太史公語以規朱子

又董銖問程易乾繇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卻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因而重之爲六畫似與邵子說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其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

按康節先天八卦次序伊川不用以為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其後精通邵學者莫如漢上而集傳釋兩儀四象八卦亦不從康節意可知矣朱子初亦疑之謂伏羲至淳厚未必如此巧推排而蔡季通堅執不移故本義屈伊川而伸康節蓋牧堂（季通父名發字神與）嘗以皇極經世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脈故季通篤信邵學不啻如孔孟朱子方以為老友不在弟子之列往往曲從其言至啟蒙則屬季通起藁其原卦畫一篇敷暢邵學尤為詳備而其說遂牢不可破矣朱子又疑伊川不知康節之意愚謂程邵在洛中晨夕往來豈有邵不言而程亦不問者此必伊川灼見其非故易傳不從耳又疑八卦

不知先畫何卦萬季野云讀大傳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見是先畫乾次畫坤然後以乾坤相索成六子有何難曉李剛主亦云

邵子觀物外篇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爲百百分爲千千分爲萬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爲一衍之斯爲萬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

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

伏羲八卦次序

八卦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四象	太陽		少陰		少陽		老陰	
兩儀	陽				陰			
太極								

本義圖說右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黑白之位本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

李剛主學易曰先天圖杜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毛河右闢之是矣若宗康成以天地生成之數配八卦則乾天也乃得地六數坤地也乃得天九數且中遺五數亦可疑也蓋必分八卦次序之數則畫卦自乾而終兌可爲數卦位自震而終艮可爲數然總不必也何者用九用六爻有數用四十有九大衍有數即卦數

也若乾一至坤八之數聖人所不言何爲爲渾敦畫眉乎易學啟蒙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爲於其閒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眞

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知察往往以為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說益以甚矣又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此之謂也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是為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為二者皆謂此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

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爲四者皆謂此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卦各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爲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語類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李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觀此

語則啟蒙乃季通之稾無所更定可知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絕勝諸家也

康節之學似楊子雲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元之爲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

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元便零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卻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卻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

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

按太元方州部家表贊皆自三數推之全從三生萬物得來不待淸靜寂寞等語而始知其爲老氏之學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天象歷數之理皆包括其中然伏羲作易之本夫子仰觀俯察數語盡之天象歷數非其本也雄因覃思渾天而作太元以擬之與太初歷相應易太極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元太極函三爲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所據者固老氏之易而非聖人之易矣列子言太易自一而七而九亦皆奇數卻不言三夫子所言自一而兩而四而八皆偶數故康節用加一倍

法子雲之乘法以參康節之倍數以兩故蔡季通云使
康節爲之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
夫都是加倍法也子雲草元自丑至午得七百二十九
而止元其所自造任意可也康節著先天圖自兩至八
易之所有也自八而爲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以至於百
千萬億而無窮又豈易之所有乎是亦邵子之數學而
非古聖人之易矣朱子嘗云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又云
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希夷老氏之徒也不啻若子
雲之小疵朱子斥太元學本老氏而顧以出自希夷者
爲聖人之易獨何與嗟乎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
而大義乖漢世崇尚黃老至謂老子兩篇過於五經子

雲擬易所以隳其元中也魏晉諸人皆以老易混稱歷唐宋而未艾伊川始闢異端專宗十翼易道昌明如日月之中天矣而希夷之徒以象數自鳴復從而亂之葢自孔子贊易之後二千年閒其不以老氏之易爲聖人之易者無幾迨宋末元初啟蒙之說盛行以至於今則反謂文王周公孔子之易非伏羲之易而老列希夷康節之易乃眞伏羲之易矣晦盲否塞五百餘年非屏絶先天諸圖而專宗程氏易不可得而明也

鯤溟黃氏日中曰卦之短長闊狹彼此如一若依横圖畫法下畫一奇一偶以視四象每奇偶當截爲二段八卦當截爲四段十六當截爲八段三十二當截爲十六段六十

四當截爲三十二段其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亦各各當截若不截下以一奇一偶牽連上之六十四奇偶長短不倫且圓圖如何拗轉方圖如何堆疊若依六十四截之截奇則奇仍是奇截偶則偶已非偶矣何也偶之爲畫中斷者也自兩儀一截而後偶固蚤化而爲奇矣今觀橫圖亦自知其法不可通不得已而以黑白分奇偶大失畫奇偶之本色矣

按橫圖逐爻漸生之法唯揲蓍三變而成爻十八變而成卦自初而二而三而四而五而上六爻爻第得之誠有然者然兩儀主一變言但分奇偶而初畫則兼三變三變之餘或老或少各視其所得之九六七八以爲名

則初畫便當爲四象不可專謂兩儀四象二畫皆有獨以中畫爲四象尤不可也然則就揲蓍言之其義亦有難通者矣若夫畫卦之法三才一時俱備豈有先畫一奇一偶其上復爲一奇一偶之理康節以揲蓍之序爲畫卦之序又何怪乎世儒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也哉儀禮注云卦者主畫地識音志爻爻備以方寫之方即牘也伏羲時書契未興其始作八卦不知畫在何處然亦必有一物焉以載此八卦之象可知也信如康節所圖則初畫最長中畫半之終畫又半之吾不知伏羲既作此象將截爲八段以示人乎將連者仍連而聽人之自爲識別乎抑亦殫其智力以爲之初如今人之起稾

縱乃更定劃然分列爲八乎揆諸事情決無是理鯤溟之辯良足解頤吾不知季通何以極贊其妙而朱子舍己從之也

林黄中栗與朱子論易以一卦之全體爲太極内外爲兩儀内外及互體爲四象又顛倒取爲八卦朱子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朱子曰包如母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子在母外此特據康節之圖以爲言耳若希夷太極圖作白黑回互之狀函兩儀四象八卦皆子在母中譬諸歲時一歲本一氣耳析之而爲寒暑則二氣矣又析之而爲春夏秋冬則四氣矣又析之而爲分至啟閉則八節矣皆一

分爲二子在母中者也至康節變爲橫圖則兩儀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初畫爲儀中畫爲象終畫爲卦而太極一畫更居其先是猶一歲之外別有寒暑寒暑之外別有四時四時之外別有八節也其謬不已甚乎雖名爲先天而實失希夷之意矣

仲氏易曰趙宋專襲陳摶先天圖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爲四象而世共遵之考陰陽老少仍是揲蓍所用與畫卦不同惟卦有動靜爻有貞變老動少靜老變少不變故立此數今繪圖者先以兩儀爲一重則自兩畫始非一畫也若又加一虛中夾畫於兩儀之前以爲太極則又別一畫非卦畫也乃以兩陰兩陽作四象而以爲二重夫老之與

少並從已成之卦所推故乾爲老陽非老陽而後乾也當庖羲作乾畫時雖有二畫然尚未知所成爲何等而乃先曰此當爲純陽之卦此畫爲老陽有是理乎此說之必不可通者也乃作三重畫而并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一齊出之爲八卦是一畫之後不必成乾已先作兌離諸卦之畫及成乾之後又不必繼坤而反以六子之卦成之坤前將夫子大傳所云成象乎乾效法乎坤與乾坤成列因而重之一索再索得男得女諸語顯然抵梧(去聲)是敢於悖聖而以此解經眞鹵莽之甚者也

按卦象也蓍數也左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蓋數即象之分限節度處生於象而

不可以生象康節加一倍法欲以數生卦非也四象唯揲蓍三變成爻後有之乾坤男女卽是八卦不得稱四象專屬第二畫尤無理說見上文

說卦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石門梁氏寅曰天地定位一節首乾坤此一節則先六子者蓋前乃先天八卦之體也故先言不用者而後言用此乃先天八卦之用也故先言其用者而後言不用如文王八卦專以用言之亦始於震巽而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於此見八卦之體用固當不同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

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平菴項氏曰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於先天之學也苟無此章則文王爲无體伏羲爲无用矣又曰先天之首以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爲序後天之末乃自水火雷風山澤天地倒而言之彼言乾坤之用成於坎離此推坎離之功歸於乾坤也

按天地定位雷以動之二章皆以對待之體言一首乾

坤明六子所自出一先六子而歸功於乾坤未見其爲先天之方位也帝出乎震章以流行之用言故順四時以爲序而各著其方位神也者章兼流行對待言之動撓燥說潤盛流行之用也水火雷風山澤對待之體也雖不言乾坤而六子之功用莫非乾坤之所爲神與變化正指乾坤而言與雷以動之章略同亦無以見上六句爲後天之位而下三句爲先天之位也橫圖方圖從中起者爲震巽八皆謂根柢於此自余觀之三索章先父母而後六子此兩章先六子而後父母要皆歸重於乾坤豈有六子居父母前之理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而邵圖紊亂如此尙可信乎

右論邵子伏羲八卦次序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數往色主反逆數色具反

韓氏康伯注曰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又曰作易以逆覩來事以前民用

孔氏穎達正義曰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無生成之用品物無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既八卦之用變化如此故聖人重卦令八

卦相錯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莫不交互而相重以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成性命之理吉凶之數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在爻卦之中矣故易之爲用人欲數知既往之事者易則順後而知之人欲數知將來之事者易則逆前而數之是故聖人用此易道以逆數知來事也

平庵項氏曰數往者順卽卦以藏往也知來者逆卽蓍以知來也

巨氏曰易言藏往知來彰往察來又言數往知來則方來已往之事易皆有以知之然往者已過而易知來者未形而難見易之占筮爲知來設故曰易逆數也正如所謂

占事知來所謂遂知來物所謂前民用皆逆數之謂也

亭林顧氏炎武曰知錄曰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攷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爲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劉汝佳云天地閒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爲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

畫爲坤象雷風而畫爲震巽象水火而畫爲坎離象山澤而畫爲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筮得離而知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羲文之易已判而爲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爲數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强孔子之書以就已之說矣按此章與八方之位無涉天地定位言乾坤自爲匹也山澤通氣言艮兌自爲匹也雷風相薄言震巽自爲匹也水火不相射言坎離自爲匹也至於八卦相錯則天或位乎下地或位乎上而且與六子之位同列矣山澤之氣不但二者自相通而且與天地雷風水火之氣互相通矣雷風水火亦然上四句卽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下一句卽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意重下句孔疏云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深得經旨夫子大象皆以

二體八物發明其義此節正其注腳八卦相錯是爲六十四卦而占筮之法生焉卦之德方以知知以藏往所謂數往者順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藏往之學也蓍之德圓而神神以知來所謂知來者逆也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知來之道也雖往來並舉卻重在知來知來乃揲蓍求卦之事繫辭傳云極數知來之謂占又云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又云占事知來有一不以蓍言者乎於卦何與焉卦主象蓍主數雖象中亦有數數中亦有象然其間有賓主之辨韓康伯曰蓍極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盡數賓主極其分明希夷之圖象學也而康節則專精於數故往往以蓍數爲卦象與經

旨皆至於據橫圖從中折取以自震至乾爲順數已生
之卦自巽至坤爲逆推未生之卦然則易逆數也豈專
用巽坎艮坤而不用乾兌離震乎就其言解之已有不
可得通者矣

伏羲八卦方位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本義圖說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

易學啓蒙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曰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有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逆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

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於坤之未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邵子觀物外篇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義也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朱子語類曰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邵子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參同契中所

言亦有些意思

按震始交陰而陽生謂震與坤接而一陽生於下三日夕月出庚納震一陽之氣也即參同契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也巽始消陽而陰生謂巽與乾接而一陰生於下十六日旦月退辛納巽一陰之氣也即參同契所謂十六轉就緒巽辛見平明也自震一陽進而納兌之二陽至乾三陽而滿此望前三候明生魄死之月象也自巽一陰退而納艮之二陰至坤三陰而滅此望後三候魄生明死之月象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正合此意播五行於四時以一歲中四氣之流行言之出震齊巽之方

位是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以一月中月體之消長言
之乾南坤北之方位是也
熊氏朋來五經說曰參同契云易謂坎離又云日月爲易
乾坤門戶坎離匡廓牝牡四卦先天以乾坤坎離牝牡兌
震巽艮四卦又云坎離者乾坤二用老陽變陰用九老陰
變陽用六其牝牡之體九六之用皆坎離也姑就參同契
言之則先後天圖已在其中乾坤爐鼎坎離水火故後天
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陽實離中陰則仍爲乾坤
故丹經謂之還元乾專於陽坤專於陰曰爐鼎者器之所
恃離己日光坎戊月精互相根依在納甲則主中宮戊己
之功在先天則爲日東月西之象在後天則正火南水北

之位八卦中乾兌二金坤艮二土震巽二木皆陰陽和順惟坎離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不同他卦天降而地升陽倡而陰和坎離者天地之交也故日爲太陽精離者日之象何不三爻純陽而中有陰爻才說太陽其閒便有少陰所以日納月之烏認得日中有月則可以知離卦月爲太陰精坎者月之象何不三爻純陰而中有陽爻才說太陰其閒便有少陽所以月納日之兎認得月中有日可以知坎卦乾與離同受太極之陽而離者中虛之乾坤與坎同受太極之陰而坎者中滿之坤乾坤太極之兩儀坎離太極之四象是以坎離二卦常爲陰陽造化之樞紐也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圖朱子雖知其出於參同契而

不欲盡言至熊與可始發其隱覓山吳先輩喬著他石錄其外篇儒辨曰六經多被混亂尤甚者易易中尤甚者先天八卦夫卦之方位帝出乎震章八方有明文天地定位章不言八方葢謂有天上地下之否而亦有地上天下之泰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也逆數者卜筮而前知吉凶也先天之文見於乾卦先讀去聲非邵子之所謂也愚嘗得張平叔悟眞篇之傳於方外士宋天台張伯端字平叔一名用成撰通元秘要悟眞篇一卷其意與邵子之圖適合離東者移火於木位東三南二同成五也坎西者移水於金位北一西將四共之也乾南坤北者移坎之中實以塡離之中虛而成金丹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巽居西南坤

位以長女合老陰黃婆也艮居西北乾位以少男合老
陽築基也兌居東南巽位以少女合長女隱寓三七於
其中鼎器也震居東北艮位以長男合少男隱寓二八
於其中藥物也其於數往知來逆寓順則成人逆則仙
也易道無所不包何獨丹法凡醫藥相地三命等無不
倚之以立言而離於文王處憂患孔子無大過卽非吾
儒之易希夷仙也不妨以外道說易邵子交於二程何
可出此考亭於丹道有所見是以手注魏伯陽之參同
契見邵子之圖欣然會心入之本義而不計丹道可以
倚易易不爲丹道作也本義之混濫者多矣以天地定
位章爲第一渭按丹道可以倚易易不爲丹道作又云

易道無所不包而離於文王處憂患孔子無大過卽非吾儒之易此眞千古格言方技家旣借天地定位四句撰爲此圖下文順逆亦自有其說邵子已生未生之解大非順則成人逆則仙脩齡義亦有所未盡說在參同契坎離之爲易也

周易參同契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乾坤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旣不定上下亦無常又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又曰人所稟軀體本一元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

朱子語類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

互換其名其實則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鍊之則凝神丹內外異色如鴨子卵又曰水一也火二也以魂載魄以二守一則水火相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只如此而已

先天八卦方位丹家用之最親切而有味其所謂易者坎離也與儒學不同故解此章之順逆亦自有其義孔子之意在蓍卦丹家之意在水火八之一身乾爲首坤爲腹自首以下有心心屬火而爲氣之總會自腹以下有腎腎屬水而爲精之所藏火炎上水潤下自會生而

已然所謂數往者順也及加以修鍊之功以乾坤爲鑪鼎坎離爲鉛汞務使火降而下水升而上所謂知來者逆也鼎器歌云陰在上陽下奔陰謂水陽謂火丹家以坎離爲易水下而反上火上而反下故曰易逆數也說卦離南而坎北丹家抽坎之中實以塡離之中虛故乾南而坤北參同契云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亦此義也八之生也火在水上未濟之象也神丹既成則水在火上爲既濟以魂守魄使陰陽不相離可以長生而久視仙訣云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顚倒大地七寶是爲順則成人逆則仙也邵子小橫圖用加一倍法以爲伏羲八卦之次序誤矣而又推之於方

位以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且喻之以左旋右行夫天之與日月五星也左則俱左右則俱右豈有左右各半之理乎旣失丹家之旨又非孔子之義無一而可者也

或問子以希夷先天圖爲康節之學所自出其詳可得聞乎曰康節受易於李之才以先天古易衍其旨著書十餘萬言（謂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以發希夷之蘊史稱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此實録也今以八卦次序方位圖攷之太極卽希夷先天圖之環中也初畫爲兩儀卽圈之白黑各半左右回互者中畫爲四象卽白中之黑黑中之白與半白半黑而

爲四也終畫爲八卦卽一圈界分爲八而八卦奇偶之畫與白黑之質相應者也從中折取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八卦有方位而九宮具焉也圓者引之使長合者擗之使分而圖遂化爲畫矣然兩儀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旣失希夷之本意而又以白代單以黑代坼則乾之三連☰變爲三白☰坤之六斷☷變爲三黑☷六子皆然（坎離卽水火匡郭之形）表畫以色有奇無偶大非三代以來相傳之卦象瀆經侮聖與劉牧無異何爲其從之也

右論邵子伏羲八卦方位

易圖明辨卷六終

易圖明辨卷七

先天古易下

繫辭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按夫子曰重曰兼明是倍三爲六非逐爻漸生之謂本義猶從舊解云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

加之爲六十四又云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至圖說則與邵義並存而以邵爲善及蔡氏草啟蒙則專主觀物外篇而顯背經文亦有所不顧矣

大傳但云包犧氏始作八卦其因而重之以爲六十四者不言其人先儒或以爲神農或以爲大禹或以爲文王總無確證然吾觀夫子所陳十三卦制器尚象之事唯網罟創自包犧取諸離之純卦而耒耨之利取諸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皆神農之所爲也則謂神農重卦者庶幾得之蓋伏羲雖有因重之意而八卦成列之後未嘗復加之畫至神農則始一一演之以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重卦之名至黃帝乃備耳子曰聖人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蓋立象卽八卦成列設卦卽因而重之伏羲略而神農詳也若夫重卦之次序絕無可考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先儒雖有是說而其書已亡自艮坤以後六十二卦其次序不知如何今可言者獨文王所演之易象耳或云烈山氏之易文王因之烈山氏卽神農也首乾坤終二濟兩兩反對皆有至理安得於此外更造一圖以爲伏羲六十四卦之次序哉智者之鑿孟子之所惡也

伏羲六十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六十四

三十二

十六

八卦：乾 兌 離 震

四象：太陽 陰

兩儀：陽

太

四卦次序

本義圖說曰前八卦次序圖卽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卽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卽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易學啓蒙曰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四畫者十六於經無見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是也又爲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是也又爲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

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八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九畫者五百十二矣九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畫者千二十四矣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一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贛易林變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復爲圖於此而略見第四篇中若自十二畫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畫則成千六百

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變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數亦與此合引而伸之蓋未知其所終極也雖未見其用處然亦足以見易道之無窮矣

康節先天之學其病根全在小橫圖蓋八卦之次序旣乖則其論方位亦誤六十四卦之次序方位更不待言矣而吾竊有怪於啓蒙之說也數用加一倍法可以推之百千萬億而無窮若易卦則六畫而止其變而之他亦不過六畫卽如焦氏易林每一卦變爲六十四至四千九十六其本卦仍自爲本卦之卦別自爲之卦曷嘗屋上架屋於六畫之上復自七畫遞加至十二畫乎而且云自十二畫上又累至二十四畫引而伸之未知其

所終極足以見易道之無窮也夫易道無窮而卦畫則有窮季通之黨荒謬至此朱子曾不一是正何歟

仲氏易曰夫兩儀四象者生卦之序非畫卦之序也因而重之者以三重三非謂二可重一四可重二八可重四也故就其成卦而觀之則由兩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至六十四未爲不可而就其畫卦而觀之則不然夫伏羲但畫八卦耳何曾畫六十四卦乎繫辭傳曰乾坤成列易立其中則先畫乾坤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則次畫八卦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於是不再畫也第因其所畫而複配之爲六十四卦而易象終焉故周禮經卦皆八揚雄謂宓羲經以八卦孔安國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

卦皆以畫八卦爲一截未嘗一及重卦而重卦之起舊有歸之神農者京房引孔子之言曰神農重乎八純謂取伏羲八純卦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史記亦云神農始作重卦有歸之大禹者周禮三易一曰連山即夏易謂以重艮爲連山也晉孫盛曰夏禹修用連山以艮之重卦爲夏易首雖其說不可深信然亦以見八卦與六十四卦縱成自伏羲亦必不連爻而加畫之斷可識矣故先天之圖其誤有八一畫繁自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三一爲乾三二爲坤而其畫已畢未有畫至六十四卦者今圖取巧便但以黑爲陰白爲陽耳此非羲畫法也若羲畫原法則黑皆兩畫是六十四卦在陽有一百九十二畫在陰有三百八十四畫太不憚煩矣此非自然因重之數也其誤一也二四五無名四象分四畫爲太陽少陰少陽太陰今增至十六畫又增至三十二畫則可名十六象三十二象乎抑仍名四象乎若仍名四象則八卦又生四象矣其誤二也三三六無住法惟只有三畫並無四畫五畫之加故三畫而止便可名之爲八卦如連劚加畫則何以三畫有名四畫五畫祇空畫更無名也且何以見畫之當止於三

止於六也其誤三也**四不因**乾坤成列畫八卦八卦成列始作重卦故曰因而重之因者因成列之卦也若一連畫上何所因乎其誤四也**五父子母女並生**乾父坤母合生六子此繫辭明言次第也今八卦並生其誤五也**六子先母女先男少先長**六子俱先坤兌離先震巽先坎兌又先離離又先巽於一索再索之敘俱失畫矣羲畫次第必不如是其誤六也**七卦位不合**說卦卦位千古不蔑今以第加之畫而環圖之乾一右轉巽五左旋以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爲象此實本魏氏參同契乾坤運軸坎離匡郭之圖而妄名先天致邵子以當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爲證其誤七也**八卦數杜撰無據**卦原無數但以大衍之數推之則乾西北卦正當地六相成之數故曰乾六坤西南卦正當天九相成之數故曰坤九今無故而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之數此何據乎其誤八也**具此八誤而以爲伏羲畫卦次第如是不可通矣**

按仲氏八誤之辯剖析無遺總由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元無可考而任意爲之所以來後人之彈射也冠諸經

首不愈彰邵子之過乎

右論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伏羲六十

四卦方位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本義圖說曰右伏羲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邵子觀物外篇曰夫易根於乾坤而生於姤復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玆而無窮矣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邵氏伯溫曰先君云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朱子語類董銖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橫圖據現在底畫較自然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者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有些造作不甚依他元初畫底

黃氏宗炎曰圖南本黃冠師此圖不過仙家養生之所寓故牽節候以配合毫無義理再三傳而堯夫受之指爲性天窟宅千古不發之精蘊盡在此圖本義崇而奉焉證是羲皇心傳置夫大易之首以言乎數則不逮京房焦贛之可徵以言乎理則遠遜輔嗣正叔之可據且曲爲之說曰

此圖失自秦火流於方外自相授受不入人閒夫易爲卜筮之書不在禁例宜并其圖而不禁豈有止許民閒藏卦爻而獨不許藏圖之事朱元晦與王子合書云邵氏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乃易學啟蒙本義又如此其敬信不可解也

按夫子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云八卦相盪八卦相錯六十四卦皆三畫八卦之所生也姤復同在六十四卦中豈能生諸卦乎康節受學於李挺之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凡五陰一陽五陽一陰之卦皆自姤復而來凡四陰二陽四陽二陰之卦皆自臨遯而來凡三陰三陽三陽三陰之卦皆自泰否

而來此卽姤復小父母之意蓋推乾坤三索之說施之於六畫卦故有是圖然姤復所生止十卦而康節舉臨遯泰否之所生悉歸之姤復則又與挺之異就今六十四卦觀之逐爻變遷義亦可通伏羲作易之初實不爾也其中閒拗爲兩截左陽右陰則又極其造作而非法象自然之妙矣

擊壤集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石澗俞氏曰月窟在上天根在下往來平月窟天根之閒者心也何謂三十六宮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

七坤八是也三十六宮都是春謂和氣周流乎一身也如此則三十六宮不在紙上而在吾身中矣

黄氏象數論曰康節因先天圖而創爲天根月窟即參同契乾坤門戶牝牡之論也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閒爲天根以其爲一陽所生之處也指乾巽二卦之閒爲月窟以其爲一陰所生之處也程前村直方謂天根在卯離兌之中是也月窟在西坎艮之中是也引爾雅天根氐也長楊賦西壓月窟證之然與乾遇巽地逢雷之義背矣以六十四卦言者朱子曰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有以十二辟卦言者十一月爲天根五月爲月窟其三十六宮凡有六說以八卦言者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

七坤八之爻第積數爲三十六乾一對坤八爲九兌二對艮七爲九離三對坎六爲九震四對巽五爲九四九亦三十六乾畫三坤畫六震坎艮畫各五巽離兌畫各四積數亦三十六以六十四卦言者一朱子曰卦之不易者有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合之爲三十六方虛谷回曰復起子左得一百八十日姤起午右得一百八十日一旬爲一宮三百六十日爲三十六宮以十二辟卦言者一鮑魯齋恂曰自復至乾六卦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合之則三十六自姤至坤六卦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合之亦三十六陽爻陰爻總七十二以配合言故云三十六按諸說雖異其以陽生爲天根陰生爲月窟無不同也蓋康節

之意所謂天根者性也所謂月窟者命也性命雙修老氏之學也愚謂煉己是脩性進火是脩命其理爲易所無故其數與易無定也

按天根月窟即參同納甲之說天陽也月陰也以八卦言之月三日生明於庚納震一陽之氣庚當乾終巽始故曰乾遇巽時觀月窟震一陽始交於甲納乾初九之氣甲當坤終震始故曰地逢雷處見天根也以六十四卦言之純乾遇巽之一陰是爲姤於月爲生魄陽消陰息自此始故謂之月窟即乾盡午中而陰生之謂也純坤遇震之一陽是謂復於月爲合朔陰消陽息自此始故謂之天根即坤盡子中而陽生之謂也參同契云晦至朔旦震來

受符當斯之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播元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邵子所謂地逢雷處見天根者是三十六宮朱子之義較長蓋人身之天根在尾閭月窟在泥丸脩鍊之法夜子以心神注氣海謂之生藥子後則自尾閭進火以達於泥丸午中則自泥丸還元以訖於尾閭從復姤用功而諸卦皆到上下往來終而復始和氣滿腔盎然流溢故曰三十六宮都是春也邵子雖不事修鍊而其理固已洞徹丹家秘寶和盤托出矣

或問邵子既知此理何不事修鍊曰修鍊亦是苦功頗妨人作樂邵子襟懷疏放得蒙莊逍遙之趣可以養生可以盡年無所待於修鍊故知而不為其詩曰不佞禪

伯不諛方士自是眞實語非因與二程游而有所撙飾也

朱子語類周謨問先天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接以巽初姤卦便是一陰生坤接以震初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十一月盡震四離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十二月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正月又隔四卦得大壯二月又隔大有一卦得夬三月夬接乾四月乾接姤自姤卦一陰生五月盡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六月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卦七月又隔四卦得觀八月又隔比一卦得剝九月剝接坤十月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得其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得一月

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爲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初如此之疏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盈縮當然之理歟然此圖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於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固無可疑者獨於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爲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爲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是固不可曉者答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交互求合所看先天卦氣盈縮子細某亦嘗如此理會來而未得其說

黄氏象數論曰易緯有卦氣之法京房精於其學以坎震

離兌主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起自中孚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得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得二十分積四百二十分均於六十卦六七四十二每卦得六日七分又於六十卦之中別置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以爲辟卦每爻各主一候自復至乾爲息卦曰太陽自姤至坤爲消卦曰太陰息卦所屬者曰少陽消卦所屬者曰少陰故孔穎達復彖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疏謂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純坤用事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坤卦有六日七分舉成數故言七日王昭素駁之曰坤卦之盡復卦陽來則十月之節終一陽便來不得到冬至之

日矣據其節終尙去冬至十五日則卦七日之義難用易緯之數某以爲昭素駁之是矣然昭素未悉卦氣之法不能鍼其錮疾也以十二辟卦言之剝之至復所隔唯坤六爻其一爻當一候一候得五日五十六分分之五六爻得三十日三十五分非七日也以六十卦言之一卦六日七分剝之至復中隔艮旣濟噬嗑大過坤未濟蹇頤中孚九卦計五十四日六十三分非一卦也孔氏牽合兩者故其說不能合易之七日來復取卦之反易爲義反剝爲復所歷七爻以一日爲一爻故曰反復其道反復卽反覆也與卦氣何與卽使孔氏之疏能合卦氣則易之辭無乃爲卦氣圖說乎爲卦氣之法者宓戲耶文王耶先儒之議卦氣

者謂卦氣不起於中孚而起於復中孚爲大雪之終氣至冬至而始盡故繫於冬至之下中孚之於冬至於象於名兩無當也然觀太元之辭曰陽氣藏於黄宫信無不在其中則中孚之直冬至者顧以其名耳太元之釋卦序自辟卦之外無不以其名爲義也又何獨疑於中孚乎所謂六日七分者六日既盡七分便爲來日之始非必取足八十分而自爲一日也趙汝楳乃以餘算歸之一卦於是有一卦直七日者失其意矣葉氏則以七分爲氣盈六十卦餘五日二十分若積餘以置閏者是一卦直六日且并京焦之學失其傳也六日七分之説相傳最久其餘卦氣皆自後起有自乾至未濟並依易書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

至未濟直癸亥乃盡六十日六周而三百六十日四正卦則直二分二至坎冬至離夏至震春分兌秋分不在六十卦輪直之列者焦氏之法也有以乾坤坎離四卦爲橐籥餘六十卦依序卦一爻直一時一月有三百六十時足其數者又以十二辟卦每卦管領一時魏伯陽之法也至宋而後有所謂先天圖者於是邵子以六日七分之法施於其圖黜卦起中孚之說以復起冬至姤起夏至其以坎離震兌四正卦主二十四氣者改爲乾坤坎離此圓圖之卦氣也張理以六圖覆背置之泰處於東北乾處於東南否處於西南坤處於西北亦以冬至起復至泰而正月至乾而四月夏至起姤至否而七月至坤而十月此方圖之卦

氣也張氏又以一陰一陽至六陰六陽類而並列六陽處南六陰處北陽自下而升陰自上而降廣辟卦之法也邵子又以方圖乾兌離震各重之為六十四卦共二百五十六卦以之算大運亦以算小運二十四氣每氣六十四爻積一千五百六十二爻合乾兌離震掛一之數謂之掛一圖所謂皇極之學也諸家之不同如此蓋初無一定之理各以意之所見為之是故六日七分之外有一卦直一日者兩卦直一日者有一爻直一日者四爻三分強直一日者總卦與日之大數而後分配其小數或多或少不顧其果否如是也其卦之排比惟序卦可據序卦之義於時日不可強通故漢儒別求其義於卦名而有中孚之起然揚

雄氏所傳之卦義未免穿鑿附會未嘗爲易之篤論也宋儒始一變其說以奇偶之升降消長爲言而於經文可據之方位一切反之然則宋儒之畫漢儒之義猶二五之爲十也孰分其優劣哉

按說卦傳有經卦之方位而無別卦之方位葢文王所演六十四卦其八卦之貞錯綜而敘不以其卦爲類故無方位之可言京房六日七分法卦氣起於中孚亦不過取卦名之義以爲當直冬至非謂中孚方位在子之半也自魏伯陽以乾坤坎離牝牡震艮巽兌先天八卦之方位端倪始見而邵子演之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於是有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圖又推之於六十四卦爲大橫圖以定其次序又規夫橫圖而圓之以爲六十四卦之方位更有方圖居其中於是經卦既非乾坤三索之序別卦又失文王所演之舊雖用京焦分卦直日之遺法而次序方位參錯不齊其卦氣所自起不得不黜中孚而用復姤坎離震兌四正卦之主二十四氣者亦改爲乾坤坎離固其所矣然京房分卦直日以候災異實有其用而邵子大圓圖則但如參同契以六十卦象一月升降往來之氣非眞有分卦直日之事也故辟卦相去之疏密前後不同而二分卯酉之中乃繫之臨遯蓋此圖惟明丹道不主占候固不必一一求合於卦氣也其

極數知來之學全在加一倍法與此圖無涉至於方圖則內外疊作四層意在明十六卦兩隅尖射之巧妙難用分卦直日法而張仲純亦倣圓圖之例起復姤終乾坤以定十二辟之卦氣其舛謬不更甚乎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又曰何者謂之機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義何事不能知

石澗俞氏曰朱紫陽云子之半是未成子方離於亥之時又云一陽初動處在貞元之間愚謂此處正是造化之眞機程伊川云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長生至哉言乎

大易吟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風雷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

朱子語類曰此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又曰方圖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之西南便是由泰以之否其閒有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於此八卦見義蓋爲是自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怎生恁地巧

天台董氏楷曰愚因邵子大易吟欲以方圖分作四層看

其第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然以周圍二十八卦橫直觀之皆乾一坤八之卦此見天地定位之不可易也其第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所謂山澤通氣損咸見義也然以周圍二十卦橫直觀之亦皆兌二艮七之卦此見山澤通氣之象也其第三層四隅爲坎離既濟未濟四卦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然以周圍十二卦橫直觀之亦皆離三坎六之卦皆足以見水火不相射之象也其最裏一層爲震巽恒益四卦所謂雷風相薄恒益起意其象亦可見矣以此言之邵子之詩曉然足以見先天法象自然之妙

按方圖自西北至東南兩隅尖射爲八純自西南至東

北兩隅尖射為否泰等卦是謂十六事然後於四正各布十二卦共四十八合前十六為六十四而八卦相錯徧焉此亦邵子之巧推排易無此卦位也

觀物外篇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胡玉齋云此明圖之所謂太極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葢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前村程氏直方曰邵子云先天圖心法也圖皆從中起曰皆者其故何也兼方圓圖而言也天地定位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皆五與十所寄之位也故圓圖左旋起於六十四之坤右轉起於一之乾是中起於天地之定位也方圖西北與東南之交也起

於震巽東北與西南之交也起於恒益南北相直也則起於恒震巽益東西相直也則起於震益恒巽是中起於雷風之動散也由此而論圓者動以定位爲本方者靜以動散爲用故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先天之心法歟是不可不皆求之圖也

雙湖胡氏一桂曰案程氏此論甚的愚因推之天地定位起南北子午之中山澤通氣次西北東南之卦雷風相薄次東北西南之卦水火不相射又次東西之卦圓圖自南北之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正居方圖中心雨以潤之日以晅之則坎次巽離次震艮以止之兌以說之則艮次坎兌次離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乾次兌坤次艮實由

中而達乎西北東南方圖亦自中起也

鄱陽董氏真卿曰愚案畫卦之始不過太極生兩儀每一生二以至於六十四卦此說固不待贅矣若夫邵子方圓圖則又不過以六畫大横圖中分移右邊陽儀上生三十二卦自上而下居左左邊陰儀上生三十二卦自上而下居右規而圓之以象天而周其外則自然有節氣之流行而乾坤陰陽之極與復姤陰陽之始適居上下之中而有以合乎天地定位之章又以六畫大横圖從三畫乾至坤各上生八卦者自右而左分割作八段自下重起矩而方之以象地而居圓圖之內以取地圜天中之象而由中及外自然有雷風雨日山澤天地對待之象且縱横斜正以

三畫六畫卦數之莫不有以合乎雷動風散之章而十二辟卦皆左旋於圓圖之問右轉於方圖之外雖疏密之不均莫不有自然之妙焉以此觀之邵子皆從中起之說益指圓圖方圖而言新安程氏最爲得之邵子只據已成之橫圖或規而圓或矩而方以見卦畫之用耳又何論乎卦畫之所由生哉固不以橫圖畫卦之始例論也

觀物外篇曰圓數有一一爲心方數有二或以一爲心或以四爲心奇耦之義也六即一也十二即二也兩其六爲十二以六視十二猶之乎一與二也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衆圓簇聚一外得六方之數起一而積八衆方簇聚一外得八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以四爲心四外得十二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八者天地

之體也六者天之用十二者地之用也天變方爲圓而常存其一地分一爲四而常執其方天變其體而不變其用也地變其用而不變其體也六者并其一而爲七十二者并其四而爲十六也又曰五十者蓍之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爲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爲大成也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蓍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爲基故存一也體以用爲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也

按書洪範五皇極傳云極中也漢律歷志太極元氣函

三爲一極中也極皆訓中不從此訓自朱子始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又曰心爲太極可見極即中中即心從中起謂從太極起也觀物詩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亦即此意天地萬物之理有一不本於太極者乎有一不具於人心者乎故曰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先儒以圖皆從中起兼方圓圖言之當矣然其義猶有所未盡也蓋先天方圓之圖皆由一四之積數來也天圓而地方其在易則圓主蓍方主卦圓之數起一而積六一在中六在外也蓍德圓象之六幷一爲七六者常以六變六七四十二幷初七爲四十九大衍之數五十而其一爲太極不用故曰五十者存一而言之此蓍策也與卦圖無涉

方之數起一而積八一在中八在外也卦德方象之小圓圖是也八并一爲九中爲太極故一不用也八者常以八變積爲八八六十四大圓圖是也乾坤坎離四正卦不用故曰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乾坤當南北之中坎離當東西之中圖從中起中爲太極故不用而止於六十猶小圓圖之虛其一也方之數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四在中十二在外也十二者亦以八變故四之外累加之第一圍必十二第二圍必二十第三圍必二十八并爲六十四方圖是也圖從中起中爲太極故震巽恒益四卦亦不用而止於六十猶大圓圖之去其四也卦德本方象地之體而其中又有方圓之別天變方爲

圓而常存其一者謂大小圓圖也地中之天方中之圓也地分一爲四而常執其方者謂方圖也地中之地方中之方也（邵子取渾天之象天周地外地在天中故作方圓合一之圖朱子謂圓圖中間虛者便是太極不合方圖在中間塞卻待挑出放外如此恐失作者之意）推之於大小橫圖兩儀四象八卦皆由太極而生亦所謂從中起也此邵子之數學即邵子之心法終日言而不離乎是故托易以著爲圖不必與聖人之易盡同也（揚子太元其圖亦由中而起中爲一元自一元衍而爲三方自三方衍而爲九州自九州衍而爲二十七部自二十七部衍而爲八十一家故知先天與太元均爲老氏之學也）邵子之心與太極爲體嘗作無名公傳以自寓無名者太極之謂也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丸謂太極）閒往閒來則其所謂心法者可知矣彼以圓

圖爲合乎天地定位之象方圖爲合乎雷動風散之象
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他得其皮毛而不得其骨髓者
也
俞氏易外別傳序曰易外別傳者先天圖環中之祕漢儒魏
伯陽參同契之學也人生天地閒首乾腹坤呼日吸月與天
地同一陰陽易以道陰陽故伯陽借易以明其說大要不出
先天一圖是雖易道之緒餘然亦君子養生之切務蓋不可
不知也圖之妙在乎終坤始復循環無窮其至妙則又在乎
坤復之交一動一靜之閒愚嘗學此矣徧閱雲笈略曉其一
二忽遇隱者授以讀易之法乃盡得環中之祕反而求之吾
身則康節邵子所謂太極所謂天根月窟所謂三十六宮靡

不備焉是謂身中之易又書其後曰先天圖環中之極元愚雖弗暇專志從事於斯而丹之妙用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故敢直指方士之所靳以破學者之惑嘗慨夫世所傳丹家之書廋辭隱語使覽者無罅縫可入往往目眩心碎而掩卷長歎如蔡季通袁機仲嘗與朱子共訂正參同契矣雖能考其字義然不得其的傳未免臆度而已愚今既得所傳又何忍緘默以自私乃述是書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而名之曰易外別傳蓋謂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也

易外別傳曰參同契云終坤始復如循連環皇極經世書云先天圖者環中也愚謂人之一身卽先天圖心居人身

之中猶太極在先天圖之中朱紫陽謂中間空處是也圖自復而始至坤而終終始相連如環故謂之環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卽太極居其中也在易爲太極在人爲心人知心爲太極則可以語道矣

又云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愚謂冬至後自復而乾屬陽故以爲呼夏至後自姤而坤屬陰故以爲吸呼乃氣之出故屬冬至之後吸乃氣之入故屬夏至之後大則爲天地一歲之呼吸小則爲人身一息之呼吸參同契曰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又曰呼吸相含育佇息爲夫婦葢以呼吸爲龍虎爲夫婦千經萬論譬諭紛紛不過呼吸兩字而已矣

又云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者與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愚謂圖左自復至乾陽之動也圖右自姤至坤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乃坤末復初陰陽之交在一歲爲冬至在一月爲晦朔之間在一日則亥末子初是也吾身之乾坤內交靜極機發而與天地之機相應是誠天地人之至妙者也

又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朱紫陽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是無極袁機仲曰朱子謂坤復之間乃無極其論察矣又詩云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無中含有象即

是坤復之閒無極而太極也邵子之學非朱子孰能明之
內鍊之道至簡至易唯欲降心火入於丹田耳丹田在臍
之後腎之前正居腹中丹家諱言心腎謂心腎非坎離葢
指呼吸爲坎離殊不思呼吸乃坎離之用心腎乃坎離之
體人之一身心爲之主故獨居中腎爲之基故獨居下丹
家不言心腎而言身心身卽腹也腎在其中矣豈可捨腎
哉腎屬水心屬火火入水中則水火交媾如晦朔之閒日
月之合璧
易曰山澤通氣又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愚按參同契云自
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若山澤氣相烝兮興雲而爲雨
葢人身之陰陽絪緼交結於丹田則升於泥丸滃然如雲

化爲甘澤陳希夷詩云倏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瀵湧山椒與此同旨神瀵出列子嘗謂山澤之氣相通由其虛也唯虛也故二氣感應以相與不虛則窒而不通安能相與內鍊之道貴乎心虛心虛則神凝神凝則氣聚氣聚則興雲爲雨與山澤相似離騷遠遊篇云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朱紫陽注云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

醫書云人身有任督二脈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脈之海督脈者起於下極之腧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巔循額至鼻柱屬陽脈

之海所以爲任脈者女子得之以姙養也謂之督脈者以其督領經脈之海也鹿運尾閭蓋能通其督脈者也龜納鼻息蓋能通其任脈者也人能通此二脈則百脈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乃吾身之黃道呼吸往來於此卽任督二脈是也

按石澗精於參同契者也不徒心解之且身試之故知先天圖爲老氏之易而非聖人之易著書以闡其幽名之曰易外別傳以爲丹家所依託非易之本義自有先天圖以來知其妙而不使之混於易中者唯石澗一人

明萬歷中有莆田林兆恩者號三教先生其徒述其說以成書亦名易外別傳而其指大異石澗郤道家於易外三教混釋老於易中邪正相去懸絶

魏伯陽丹經王也希夷康節乃其嫡派正傳所言皆老氏之易也康節橫圖以白代一以黑代一實本希夷然天地自然之圖本謂龍馬授伏羲者如是而伏羲則之以畫卦變白黑爲二耳康節乃謂伏羲所作亦如是然則伏羲之後更有何人變白黑爲一一如今卦首所列之六畫乎又兩儀四象八卦希夷皆子在母中康節卻子在母外雖取法希夷而實失先天之本意矣希夷之圖止有八卦方位而無其次序康節既獨出臆見于一奇一偶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之三畫而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矣又欲附會于希夷乃以天地定位一章當希夷八卦方位就中推出次序其左半

乾兌離震適符橫圖之一二三四遂以爲數往者順至右半坤艮坎巽則與橫圖正相反乃從中拗轉爲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爲知來者逆斯不亦矯揉造作失天地自然之妙乎且次序與方位元不相謀出震齊巽之位未嘗由乾坤三索之序而定也何獨于先天合之故圓圖抽坎塡離猶是丹家之遺製而橫圖則無謂甚矣乃復引而伸之爲六十四卦次序遂至有四畫五畫之卦夫此四畫五畫者將名之曰某卦乎抑仍謂之兩儀四象乎如以爲兩儀四象則八卦之後不應復有兩儀四象也或曰此康節之數學知來之道寓焉然吾觀皇極經世書其所推元會運世之數及天地萬物之變恐

別有方術未必用加一倍法也奇偶之上各加奇偶只因錯解易有太極一節遂以揲蓍生爻之次序爲始作八卦之次序耳則大小橫圖旣戾于聖人之經又絕非希夷之所指先天之贅肬也安得冠諸經首以爲伏羲不言之教乎

邵子大小橫圖皆數學也知來之神寓焉大小圓圖皆丹道也養生之法備焉其說自成一家言於聖人之易無涉也○舊刻本無上節閣本無此節今並存之

右論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易圖明辨卷七終

易圖明辨卷八

後天之學

繫辭傳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南軒張氏曰乾坤其易之門言易出入於乾坤也乾坤其易之緼言易含蓄於乾坤也

本義曰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毁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語類曰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卻是說易之道理

又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又曰乾坤只言卦易只是陰陽卦畫

按陰陽一畫但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乾坤凡言乾坤者皆純陽純陰之卦非三畫則六畫此經主三畫而言雜卦乾剛坤柔上六畫 本義云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則似一畫亦可謂之乾坤非經意也易謂卦畫之交易而成變化者乾坤成列則六子及重卦皆在其中故曰易之緼乾坤毀無以見易謂無乾坤二卦則六十四卦無由而出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謂無易書則天地變化之道不著殆與滅息相似此乾坤字義與上不同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南軒張氏曰以卦言之乾之三奇乃陽物也坤之三耦乃陰物也三奇三耦索而爲六子互體卦變積而爲六十四此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

本義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按陰陽合德謂一再三索剛柔有體謂六子成列也因而重之爲六十四變化無窮皆出於乾坤二卦故曰易之門自康節有伏羲先畫一奇一偶之說世皆指乾坤爲一畫經旨鬱而不宣茲特爲正之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南軒張氏栻曰老陽爲父老陰爲母老陽能變故自下而索震爲長男自中而索坎爲中男自上而索艮爲少男老陰能變故自下而索巽爲長女自中而索離爲中女自上而索兌爲少女

本義曰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語類曰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

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概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按揲蓍之說本諸漢上甚無理故語錄不從而本義乃未及改正李秀巖謂本義在前語錄在後其閒有十數條意義尤密者此蓋其一也

文王八卦次序

艮坎震

乾父 ☰

坤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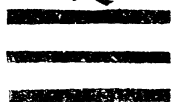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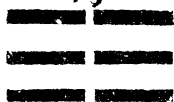
兌離巽

震長男 ☳ 得乾初爻

坎中男 ☵ 得乾中爻

艮少男 ☶ 得乾上爻

巽長女 ☴ 得坤初爻

離中女 ☲ 得坤中爻

兌少女 ☱ 得坤上爻

朱子答袁機仲書曰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旣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埽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便不得又旋劃壁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邪又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

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无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矣

按伏羲冒羅造化全體太極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三才

之道了了於心目之間便一連埽出三畫有何不可而必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作巧推排計邪一連埽出者爲私意杜撰補接然則逐爻生出者豈反非杜撰補接邪孔子之傳無一語推本伏羲者則已旣有推本伏羲者則何以知兩儀四象爲伏羲之所畫而乾坤三索爲文王之所演邪先天後天强生分別前第六卷中辨之已詳知彼逐爻生出之爲謬則知一連埽出三爻而交易以成六子者眞伏羲之易而非文王之易矣曉人自解無庸辭費也

右論邵子文王八卦次序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

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白雲郭氏曰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蓋上論八卦之位未明言其所故下復明言之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如是則无嫌於重釋之也

石門梁氏曰自東南至西皆母與三女之位自西北至東皆父與

三男之位

文王八卦方位

本義圖說右見說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按以上二圖非古所傳亦邵子作也乾坤三索之次序出震齊巽之方位伏羲之易本是如此而邵子獨以爲文王之易名之曰後天以尊先天之學序位皆是而其名則非九圖之中無一可存者也

觀物外篇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旣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震爲偶應地之方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朱子答王伯豐書曰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

林氏易裨傳法象篇曰以造化之序論之先天所以立體也後天所以致用也先天乾坤定上下之位而天尊地卑之體立矣坎離居左右之門而日生乎東月生乎西之象著矣震巽對峙而雷始於東北風起於西南矣兌艮角立西北多山東南多水之所鍾矣後天震居東方萬物出生之地巽居東南萬物潔齊之地坤西南萬物致養之地兌

正西物之所說乾西北陰陽之相薄坎正北物之所歸艮東北所以成終成始者也以陰陽之體論之巽離兌本陽體也而陰來交之震坎艮本陰體也而陽來交之伏羲之卦得陽多者屬乎陽得陰多者屬乎陰後天之卦得一陰者爲三女得一陽者爲三男先天之位三女附乎乾三男附乎坤陰附陽陽附陰也後天之位三男附乎乾三女附乎坤者陰附陰陽附陽也

黃氏象數論曰離南坎北之位見於經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與之相合是亦可以無疑矣蓋畫卦之時卽有此方位易不始於文王則方位亦不始於文王故不當云文王八卦方位也乃康節必欲言文王因先天乾南坤北之位

改而爲此朱子則主張康節之說過當反致疑於經文曰曷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凡此數說有何不可曉巽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故謂之齊觀北地少雨得風則生氣鬱然可驗也夏秋之交土之所位故坤位之非言地也若如此致難則先天方位巽在西南何不疑東北無風邪其餘七卦莫不皆然乾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故陰陽相薄觀說卦乾之爲寒爲冰非西北何以置之萬物告成於秋如何不說朱子注元亨利貞之利曰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非說乎顧未嘗

以肅殺為嫌也然則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說先入於中故曰主張太過也康節曰乾坤交而為泰言文王改先天圖之意先天乾南坤北交而為泰故乾北坤南坎離交而為既濟先天離東坎西交而為既濟故離南坎北乾生於子先天乾居午而其生在子故下而至北坤生於午坤居子而其生在午故上而至南坎終於寅坎當申交於離離終於寅離終於申離當寅交於坎坎終於申所謂交者不取對待言之也即以對待而論則乾南坤北者亦必乾北坤南而後泰之形可成也今坤在西南乾在西北離東坎西者亦必離西坎東而後既濟之形可成也今離在上坎在下於義何居藉曰再變而後為今位是乾南坤北之後離南坎北之前中間又有一方位矣乾位戌坤位未坎位子離位午於子午寅申皆無當也康節又曰震兌

始交者也陽本在上陰本在下陽下而交於陰陰上而交於陽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爲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爲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四正皆爲用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巽一陰在下艮一陽在上適得上下本然故爲不交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故當不用之位東方陽主用西方陰爲不用夫氣化周流不息無時不用若以時過爲不用則春秋不用者子午冬夏不用者卯酉安在四正之皆爲用位也必以西南西北爲不用之位則夏秋之交秋冬之交氣化豈其或息乎康節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先天之位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由前之說則後自坎離以外皆橫也由後之說則前自坎離以外皆縱也圖同而說異不自知其遷就與是故離南坎北之位本無

可疑自康節以爲從先天改出牽前民後始不勝其支離

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經文吁可

怪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謂劉邠曰輅不解古之聖人

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

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

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今按說卦之方位秦漢諸儒未有

疑之者疑之自管輅始蓋其時魏伯陽之學已行乾南

坤北之位略有端倪輅心善之因發難以導邠而邠不

能問故未竟其說也朱子酷愛參同契八卦之方位斷

從先天遂覺出震齊巽等無一不可疑八者主之出者

奴之勢所必至也至謂此章與卦變俱是成卦後用意推說則又疑非其倫矣林德久深斥劉牧之鉤隱可謂卓識而獨於先天方位則附會其意而爲之辭亦以康節非牧流輩耳然二人品格雖相去懸絶而圖學之無當於經則一也德久豈未之思乎

右論邵子文王八卦方位

易圖明辨卷八終

卦變

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白雲郭氏曰易之爲道數遷而變動未嘗止周流六爻或以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常道拘也唯變所適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

漢上朱氏曰訟彖曰剛來而得中隨彖曰剛來而下柔蠱彖曰剛上而柔下噬嗑彖曰剛柔分動而明賁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大畜彖曰剛上而尚賢咸彖曰柔上而剛下損彖曰損上

益下又曰損剛益柔益彖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渙彖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節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剛者陽爻也柔者陰爻也剛柔之爻或謂之來或謂之分或謂之上下所謂唯變所適也此虞氏蔡景君伏曼容蜀才李之才所謂自某卦來之說也

東坡蘇氏曰凡易之所謂剛柔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東谷鄭氏汝諧曰易始於畫畫始於乾坤自乾坤而爲八

卦乾坤之變極矣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八卦之變極矣八卦皆乾坤所生六十四卦皆八卦所生此作易之本旨也傳易者懼其說之簡易而無以自託於艱深之地於是有互體卦變之說又云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夫父母一也安得大小之別

按參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是衆卦皆生於乾坤也李邵爲先天之學而其卦圖乃以復姤臨遯泰否壯觀皆爲生卦之母則是顯背伯陽矣希夷之傳豈若是乎既失參同之旨又非彖傳之意東谷譏之有以也

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黃氏象數論曰卦變之說由泰否二卦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而見之而夫子彖傳所以發明卦義者於是爲多固易中一大節目也上經三十卦反對之爲十二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之爲十六卦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不可反對則反其奇偶以相配卦之體兩相反爻亦隨卦而變故有於此則吉於彼則凶於此則當位於彼則不當位從反對中明此往來倚伏之理所謂兩端之執也行有无妄

之守反有天衢之用時有豐亨之遇反有覊旅之悲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以此爻換彼爻也

按易有聖人之道四變居一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者易中之大義也觀孔子之言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內陽而外陰內柔而外剛則凡彖傳之剛柔往來上下內外皆主卦變而言可知矣然諸儒概以一爻言之故唯三陰三陽之卦可通而二陰二陽之卦則不可通无妄剛自外來升柔以時升之類是也唯以反對言之則無不可通蓋卦可以該爻而爻不可以該卦卦變則爻隨而動矣坤索乾得震坎艮以一剛爲主乾索坤得巽離兌以一柔爲主彖傳所稱剛柔或指卦或指爻

隨文立義可也大抵二陰二陽泰否以卦言餘皆以爻言二陰二陽則必以卦言然其所主者陽卦之一剛陰卦之一柔耳

右論古卦變

虞仲翔卦變圖

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變

復

師初之二

謙初之三

豫初之四

比初之五

姤

同人初之二

履初之三

小畜初之四

大有初之五

二陰二陽之卦各九皆自臨遯而變

剝 初之上
夬 初之上

臨
遯

升 初之三
无妄 初之三

解 初之四
家人 初之四

坎 初之五
離 初之五

蒙 初之上
革 初之上

明夷 二之三
訟 二之三

震 二之四
巽 二之四

屯 二之五
鼎 二之五

頤 二之上
大過 二之上

三陰三陽之卦各十皆自泰否而變

泰　否

恒 初之四　益 初之四

井 初之五　噬嗑 初之五

蠱 初之上　隨 初之上

豐 二之四　渙 二之四

既濟 二之五　未濟 二之五

賁 二之上　困 二之上

歸妹 三之四　漸 三之四

節 三之五　旅 三之五

損 三之上　咸 三之上

四陰四陽之卦各九皆自大壯觀而變

大壯　　觀

重大過初之五　　重頤初之五

重鼎初之上　　重屯初之上

重革二之五　　重蒙二之五

重離二之上　　重坎二之上

兌三之五　　艮三之五

睽三之上　　蹇三之上

需四之五　　晉四之五

大畜四之上　　萃四之上

變例之卦二

䷼中孚

䷽小過

凡變卦皆從乾坤來

䷀乾

䷁坤

黃氏象數論曰古之言卦變者莫備於虞仲翔其法以兩爻相易主變動者止一爻四陰四陽卽二陰二陽之卦也其變不收於臨遯之下者以用臨遯生卦則主變須二爻皆動而後餘卦可盡不得不別起觀壯有四陰四陽而不用五陰五陽之夬剝者以五陰五陽之卦已盡於姤復無所俟乎此也中孚小過爲變例之卦何也中孚從二陰之

卦則遯之二陰皆易位從四陽之卦則大壯三四一時俱上小過從二陽之卦則臨之二陽皆易位從四陰之卦則觀三四一時俱上所謂主變之卦以一爻升降者至此而窮故變例也猶反對之卦至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而亦窮也虞氏之卦變脈絡分明如此當時所著周易注周易集林今既不傳其見於李鼎祚易解中者語焉不詳朱漢上據之以定虞氏卦變遂有此然彼否之異無怪趙汝楳謂其錯雜無統也某追尋其緒而後知漢上之誤然四陰四陽與二陰二陽畢竟相錯不能不自重出之卦此八卦者重於大壯者爲大過鼎革離重於觀者爲頤屯蒙坎其主變屬之臨遯乎屬之大壯觀乎抑兼屬之乎其說有時而窮也以象傳證之

如无妄之剛自外來遯之初三相易皆在內卦非外來晉之柔進上行觀之四五相易皆在上卦睽之柔進上行大壯三上相易柔為下行蹇之往得中觀三上相易不得為中皆不能合此虞氏之短也

蘇子瞻言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程子亦專以乾坤言卦變本之蜀才曰此本乾卦此本坤卦荀爽曰謙是乾來之坤非創論也但三陰三陽之卦此往彼來顯然可見其他則來者不知何來往者不知何往如无妄剛自外來外卦之乾未嘗損一剛也而云自外來不已背乎故朱子曰程子專以乾坤言卦變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蓋已深中其病矣然較之虞氏而下鑿空為說者果以為獨優也

右論虞氏卦變

李挺之變卦反對圖

乾坤二卦爲易之門萬物之祖圖第一 舊本曰功成無爲圖

乾老陽

坤老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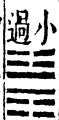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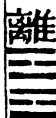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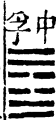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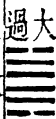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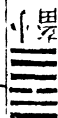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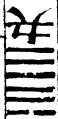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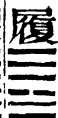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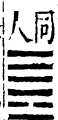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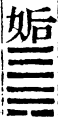
乾坤相索三變六卦不反對圖第二

坤體而乾來交 頤 小過 坎

乾體而坤來交 大過 中孚 離

乾卦一陰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三

姤 同人 履

夬 大有 小畜

坤卦一陽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四

復　師　謙

剝　比　豫

乾卦下生二陰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五

遯　訟　无妄

大壯　需　大畜

睽　兌　革

家人　巽　鼎

坤卦下生二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六

臨　明夷　升

觀　晉　萃

剝 困 [illegible]

林氏易裨傳外篇曰李挺之變卦反對圖八篇六十四卦相生圖一篇漢上朱氏以爲康節之子伯温傳之於河陽陳四丈陳傳之於挺之長楊郭氏序李氏象學先天卦變曰陳圖南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堯夫陳安民安民以授兼山卦變一義横渠伊川罕言而兼山獨得之康節本爲先天易學而觀物外篇亦曰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變而成八也不易者四謂乾坤坎離也變易者二謂震艮巽兌也重卦之後不易者八反覆者二十八不易者乾坤坎離頤小過中孚大過變易者二十八餘五十六卦也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又曰乾坤之位可易也坎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

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與艮名位皆可易也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過肖坎是以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皆不可易也又曰卦之反對皆六陽六陰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則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者各三對也此以三陰三陽爲主而變也六陰六陽十二對者否變泰咸恒豐旅漸歸妹渙節旣濟未濟六對四正初經則乾坤坎離重卦則頤中孚大過小過八陽四陰八陰四陽各六對者遯變大壯需訟无妄大畜睽家人兌巽革鼎六對臨變觀明夷晉升萃蹇解艮震蒙屯六對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各三對者姤變夬同人大有履小畜三對復變剝師比謙豫三對凡五十六也而此有三十對者否泰司啟閉之節旣濟未濟當四隅之位所以重用一卦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恒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頤大過小過中孚二篇之正也故曰至哉文王之作易其得天地之

用乎大抵卦變八圖陽在下者以升爲變在上者以降爲變故升降之對此爲升則彼爲降此爲降則彼爲升然康節先天之學不泥書言而猶有卦變之說何邪曰大易之道本之氣數之自然觀先天圖則可知出生之統體矣今六十四卦兩兩相比若近於反對者觀序卦之先後皆有深意要非二陰三陽反對不反對云者近世復有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不反對皆本八卦以求合於十有八變者其巧愈甚矣要之卦變之義易之一端耳若以爲易道盡於是要非康節所以望後世者姑錄之以爲外篇之首

顧氏曰知錄曰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

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三炎皆同此說

黃氏象數論曰虞仲翔之釋比曰師二上之五得位蜀才曰此本師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亦已發其端矣特未以此通之於別卦也至李挺之所傳變卦反對圖可謂獨得其眞而又與六十四卦相生圖並出則擇焉而不精也其後來知德頗以此說變而以反對者爲綜奇偶相反者爲錯於頭過八卦相反之外取反對者而亦復錯之不知奇偶相反之中暗寓反對非別出一義也若又有相反一義何以卦爻略不之及乎爲卦爻之所不及者可以無待於補矣渭按大傳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主蓍策而言來氏斷章取義爲錯綜圖殊非經旨其說以爲一左一右曰

錯一上一下曰綜錯本圖圖自乾坤至復姤凡六十四綜本序卦自屯蒙至旣濟未濟凡二十八此圖於經無所用故後不復著

按六十四卦兩兩相比無不反對其陰陽相背者八卦雖無變體亦反對也反對實文王演卦之一義彖傳本此以釋經剛柔之往來上下一覽而得不可謂孔子之說非文王之說也李氏反對圖首列乾坤二卦爲易之門則諸卦宜皆出於乾坤而乃乾坤下生之卦一陰生自姤一陽生自復二陰生自遯二陽生自臨三陰生自否三陽生自泰何其紛糾之甚也康節親受此圖故有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之說夫乾坤生六子是爲八卦因而重之遂爲六十四六十四卦皆乾坤之所生也

姤復遯臨否泰同在六十四卦之中安能生諸卦乎然姤復以一爻升降其蹤跡猶可尋求遯臨否泰則兩三爻遞爲升降而否泰二濟未免重出益雜亂而無竟矣乾坤雖諸卦所自出第以象傳證之則唯三陰三陽者可通而二陰二陽者不可通不如專主反對之爲得也康節以文王所演爲後天則卦變似非先天之學然其論卦之反對曰乾坤本也坎離用也乾坤坎離上篇之用也咸兌艮也恒震巽也兌艮震巽下篇之用也此卽參同契以乾坤坎離牝牡震巽艮兌之意而乾坤大父母姤復小父母則又圓圖陽生子中陰生午中之精義也乃知卦變亦希夷所傳均屬先天之學故朱子附列

於邵子六圖之後云

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

乾坤者諸卦之祖

姤　乾一交而爲姤

復　坤一交而爲復

凡卦一陰五陽者皆自復卦而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師　謙　豫

比　剝

凡卦五陽一陰者皆自姤卦而來姤一爻五變而成五卦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遯　乾再交而爲遯

臨　坤再交而爲臨

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卦而來臨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第一四變　明夷　震　屯

頤

第二復四變　升　解　坎

蒙

第三復三變　小過　萃　觀

第四復二變　蹇　晉

第五復一變　艮

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卦而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

第一四變　訟　巽　鼎

大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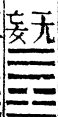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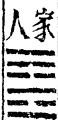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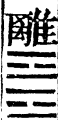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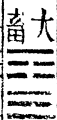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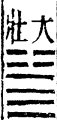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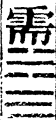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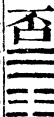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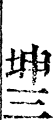
第二復四變　无妄　家人　離

革

第三復三變　中孚　大畜　大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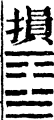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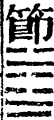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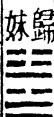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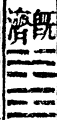
第四復二變　睽　需

第五復一變　兌

否　乾交而爲否

泰　坤交而爲泰

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卦而來泰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復三變　歸妹　節　損

第二復三變　豐　既濟　賁

第三復三變　恒　井　蠱

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卦而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

第一復三變　漸　旅　咸

第二復三變　渙　未濟　困

第三復三變　益　噬嗑　隨

林氏易裨傳外篇曰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其傳授見於反對圖中漢上朱氏曰始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自復來者一卦豫自臨來者四卦明夷解升震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恒損井歸妹豐節既濟自大壯來者六卦需大畜大過睽鼎兌自夬來者一卦同人自遯來者五卦訟无妄家人革巽自否來者八卦隨噬嗑咸益困漸渙未濟自觀來者五卦晉蹇頤萃艮

自剝來者一卦謙而屯生於坎蒙生於艮比生於師頤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或生於无妄旅生於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履變訟初姤無生卦師比同人大有四卦闕李鼎祚取蜀才虞氏之書補其三卦大有闕而頤卦虞以爲生於晉侯果以爲生於觀今以此圖考之其合於圖者三十有六卦又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夫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無窮然不離於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嘗考之諸儒之論相生者始於虞翻蜀才近世漢上朱氏用以解易然卦之六十有四由八卦相錯而成也未

有先有復姤臨遯泰否而後有諸卦者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攷夫震巽坎離艮兌相合而後成卦今謂震坎艮生於臨巽離兌生於遯毋乃顛倒而不通邪邵康節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易始於乾坤而交於復姤葢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此而變無窮矣由前之說則陽生於子陰生於午之義也由後之說則十二辟卦剛柔相摩之義也今論卦變相生之説曰易於賁曰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傳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是故有斯義

也要之六十四卦之變皆本於八卦而八卦之重又本於乾坤之奇偶今卦之反對則兼上下體六十四卦相生則專用下卦爲變是亦一家之學耳謂易道盡在於是則未也姑取其大概著於篇

黃氏象數論曰六十四卦相生圖不以觀壯四陰四陽之卦爲主變可以無虞氏重出之失矣然臨遯自第二變以後主變之卦兩爻皆動在彖傳亦莫知適從又不如虞氏動以一爻之有定法也方實孫有易卦變合圖與相生圖同至兩爻交動則稍更其次序朱風林（升）分爲內外體有自十辟卦所變者（乾坤無變故十二辟卦去之爲十卦）一陽在內體自復變凡二卦（師謙）一陽在外體自剝變凡二卦（豫比）二陽在內體自

臨變凡二卦明夷升二陽在外體自觀變凡二卦晉萃二陽在內體一陽在外體自泰變凡九卦與相生圖同一陰在內體自姤變凡二卦同人履一陰在外體自夬變凡二卦小畜大有二陰在內體自遯變凡二卦无妄訟二陰在外體自大壯變凡二卦需大畜二陰在內體一陰在外體自否變凡九卦與相生圖同有自六子卦所變者二陽分在內外不處震之主爻者自震變蹇蒙不處坎之主爻者自坎變小過頤不處艮之主爻者自艮變解屯二陰分在內外不處巽之主爻者自巽變睽革不處離之主爻者自離變中孚大過不處兌之主爻者自兌變家人鼎各得二卦其自十辟卦所變者以一爻升降其自六子卦所變者以兩爻升降自三陰三陽而外主變之卦多所

生之卦少何其頭緒之紛紜也渭按朱風林卦變支離破碎全屬杜撰而且於經無所用故後不復者

按李挺之言卦變莫善於反對莫不善於相生反對者經之所有相生者經之所無也六十四卦相生圖蓋從乾坤三索之義而推之於六畫以爲卦變純乾純坤一交而爲姤復再交而爲遯臨三交而爲否泰是亦可以已矣而又以姤初之一陰復初之一陽遞升以訖於上遯臨之二陰二陽否泰之三陰三陽亦如之夫姤復以一爻主變猶有定法若遯臨否泰則兩爻俱動或獨升或同升主變者非一紛然而無統紀矣且六子純卦亦不過因而重之今乃謂震坎艮生於臨巽離兌生於遯

有是理乎甚矣此圖之為贅肬也

易外別傳先天六十四卦直圖

月窟陰生

一陰：姤　同人　履

二陰：遯　訟　巽　鼎　大過　无妄　家人

三陰：否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四陰：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五陰：剝　比　豫

六陰

乾
六陽
小畜 大有 夬
五陽
離 革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四陽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三陽
坤 解 升 頤 屯 震 明夷 臨
二陽
謙 師 復
一陽
天根生陽

邵子皇極經世書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屢變而不離乎中也又曰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也又曰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乾坤吟曰道不遠於人乾坤只在身誰能天地外別去覓乾坤

俞氏曰乾坤陰陽之純坎離陰陽之交乾純陽爲天故居中之上坤純陰爲地故居中之下坎陰中含陽爲月離陽中含陰爲日故居乾坤之中其餘六十卦自坤中一陽之生而至五陽則升之極矣遂爲六陽之純乾自乾中一陰

之生而至五陰則降之極矣遂爲六陰之純坤一升一降上下往來盖循環而無窮也天地如此人身亦如此子時氣到尾閭丑寅在腰間卯辰巳在脊膂午在泥丸未申酉在胸膈戌亥則又歸於腹中此一日之升降然也一息亦然呼則自下而升於上吸則自上而降於下在天則應星而如斗指子午在地則應潮而如月在子午子午盖天地之中也參同契云合符行中又云運移不失中又云浮游守規中人能知吾身之中以合乎天地之中則乾坤不在天地而在吾身矣

按希夷先天之學參同契之的傳也伯陽所言無非丹道其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

無常葢借易剛柔往來上下以明人身二氣之升降與夫子彖傳所言不同指而李氏六十四卦相生圖於丹道絶無交涉安在其爲先天邪竊疑穆修受學於希夷唯有反對圖而相生則李氏以意爲之頗緣飾以儒者之義理故其圖彷彿虞仲翔多與彖傳相合唯石澗直圖上乾下坤而坎離居中正得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之意又據邵子天根月窟之說自坤中一陽生而升至五陽遂爲六陽之純乾自乾中一陰生而降至五陰遂爲六陰之純坤一升一降上下往來與伯陽之義脗合且諸卦皆生於乾坤無姤復小父母之疵而四陰二陽與坎並列四陽二陰與離並列亦皆井然有修理無

重出之病勝李氏二圖遠甚然石澗未嘗自名爲卦變也第因邵子有横圖圓圖方圖而更作先天直圖以申其意自余觀之此圖既非六十四卦之次序又非六十四卦之方位正可作卦變圖耳異哉石澗能於三百餘歲後紹聞知之統使呼吸上下往來之象一望瞭然眞希夷先天之學而邵子之所不及圖者也故附列李氏二圖之末以質於後之君子

右論李氏卦變

朱子卦變圖

本義圖說曰彖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葢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恒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恒
隨 噬嗑 益
既濟 賁
豐 損 節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兌

中孚

離　革

家人

无妄

鼎　大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 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黄氏象數論曰朱子言以彖傳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
蓋言成卦之由象傳不言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此
是朱子自言其卦變也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易中
何卦不言變辭有隱顯而理無不寓卽證之彖辭亦非止
十九卦也訟剛來而得中以需之反對觀之彼得正又得
中此但得中不能得正泰否之往來所謂反其類隨剛來
而下柔蠱剛上而柔下二卦反對蠱上之剛自外卦來初
居二三之下隨初剛自下而上上柔自上而下噬嗑柔得
中而上行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前卦謂六二上
行爲五後卦言六五自外卦而入內初九從下卦而至上
无妄剛自外而爲主於內大畜剛上而尙賢无妄之初九

自大畜上爻外卦來爲內卦之主大畜之上九自无妄初爻而上咸柔上剛下恒剛上柔下咸指上六九三恒指九四初六晉柔進而上行明夷之六二上行爲六五睽柔進而上行家人之六二上行爲六五蹇往得中也解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蹇之九五自解內卦故曰往解之九二自蹇外卦故曰來升柔以時升升上卦之柔皆萃卦所升鼎柔進而上行鼎五由革二而上漸進得位漸九五當位歸妹居二爲不得位渙剛來而不窮者節五來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柔在三失位在四得位此朱子所謂十九卦之彖辭皆以反對爲義者也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自訟九二而來得中又得正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損上益下自

上下下由損觀之似以三爻益上爻由益觀之似以四爻益初爻小畜密雲不雨反對爲履履下之兌澤氣成雲故曰密雲兌變而巽風以散之故曰不雨大有應乎天而時行方其同人在二之時應乎天也今時行而居其位謙地道卑而上行地道指坤豫在下卦爲卑謙在上卦爲上行臨至於八月觀二陽在上臨二陽在下自臨至觀歷八爻故言八月復七日來復剝一陽在上復一陽在下自剝至復歷七爻故言七日明夷初登於天言晉後入於地言明夷夬所尚乃窮對姤爲言井改邑不改井兌爲剛鹵之地變而爲巽則近利市三倍是改邑也坎不變是不改井也皆對困言之歸妹征凶位不當也漸之二五皆當位至歸

妹皆不當旅柔得中乎外在豐爲得中乎內巽柔皆順乎
剛兌剛中而柔外兌柔不順乎剛巽柔中而剛外二卦相
反旣濟剛正而位當未濟不當位二卦亦相反此朱子十
九卦以外亦皆以反對爲義者也反對之窮而反其奇偶
以配之又未嘗不暗相反對於其閒如中孚上爻之翰音
反對即爲小過初爻之飛鳥頤之口實由大過之兌大過
士夫老夫由頤之艮震此序卦之不可易也奈何諸儒之
爲卦變紛然雜出而不能歸一乎

朱子卦變圖一陰一陽與五陰五陽相重出二陰二陽與
四陰四陽相重出泰與否相重出除乾坤之外其爲卦百
二十有四蓋已不勝其煩矣易之上下往來皆以一爻升

降爲言既有重出則每卦必有二來從其一則必舍其一以彖傳附會之有一合必有一不合就其所謂一來者尚有兩爻俱動并其二來則動者四爻矣原諸儒卦變之意所以明其自復姤臨遯否泰大壯觀夬剝而來者以其卦惟此一爻之故變爲別卦是以脈絡可尋而定爲主變使一卦之中頭緒紛然爻爻各操其柄則彼卦之體已不復存猶可認其自某所而來乎朱子雖爲此圖亦自知其決不可用所釋十九卦彖辭盡舍主變之卦以兩爻相比者互換爲變訟則自遯(二三相換)泰則自歸妹(三四相換)否則自漸(三四相換)隨則自困(初二相換)自噬嗑(五上相換)自未濟(初與二五與上相換)蠱則自賁(初二相換)自井(五上相換)自既濟(初與二五與上相換)噬嗑則自益(四五相換)賁

則自損二三相換自既濟五上相換无妄則自訟初二相換大畜則自需五上相換咸則自旅三五相換恒則自豐初二相換晉則自觀四五相換睽則自離二三相換自中孚四五相換自家人二四相換蹇則自小過四五相換解則自升升則自解三四相換鼎則自巽四五相換漸則自渙二三相換自旅四五相換渙則自漸二三相換凡十九卦而主變者二十有七或來自一卦或來自兩卦三卦多寡不倫絕無義理就以其法推之此十九卦中未言之所與者亦所未盡訟之自无妄初二相換自巽初四相換隨之自既濟四五相換蠱之自未濟三四相換噬嗑之自未濟初四相換自賁初三相換自隨五上相換賁之自蠱初二相換自噬嗑初四相換无妄之自家人三四相換大畜之自睽二四相換咸之自困二三相換恒之自井四五相換晉之自艮四五相換自萃五上相換

睽之自大畜三四相換自兌五上相換蹇之自坎二三相換自萃三四相換自艮五上相換解之自震初二相換自小過二三相換自坎四五相換升之自明夷初二相換鼎之自離初二相換自大過五上相換漸之自否三四相換渙之自益初二相換自未濟四五相換復得二十九卦而兼之者不與焉此二十九卦者以爲有用乎則爲象辭之所不及以爲無用乎不應同一卦變在一卦中其可以附會象辭者從而取之其不可以附會象辭者從而置之朱子云某之說卻覺得有自然氣象者安在也且易所謂往來上下者自內之外謂往自外之內謂來上者上卦也下者下卦也今兩爻互換同在內卦而謂之往同在外卦而謂之來同在上卦而曰下同在下卦而曰上即欲附會之而有所不能矣

是朱子之卦變兩者俱爲無當宜乎其說之不能歸一也

按邵子言重卦不易者八反復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爲六十四卦變之義數言盡之矣據此以釋彖傳亦足矣李挺之相生圖已傷煩碎況朱子之所定乎棃洲一一指擿無微不彰但朱子專取十九卦者第就彖傳所謂剛柔往來上下內外者而求之其它則未暇及棃洲續舉諸卦中唯損益二卦似不當遺何也彖傳曰損剛益柔又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又曰損上益下自上下下則剛柔上下之義備矣正可與十九卦並舉何獨遺之其它只言剛柔而不言往來上下則其義即本卦可見不必求之卦變固不在此例然朱子欲以卦變附

先天之後當仍用李氏反對圖猶不失希夷本指今乃據相生圖以更定其法煩碎甚於李氏而及其釋經也則又舍反對之卦而泛泛焉以兩爻相比者互換爲變往來上下訖無定法亦安用此圖爲也

經於六十四卦之首各列二體六畫即卦變圖也剛柔往來之義開卷了然何以别圖爲或曰誠用反對則每卦必顛倒視之而後可以知彖傳之所謂不亦勞乎余曰八之眼光雖至短兩卦相去尺幅間豈不能兼矚而必須顛倒以視之此言眞兒童之見疑乎其所不足疑

右朱子卦變

易圖明辨卷九終

象數流弊

本義圖說曰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卽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震川歸氏易圖論曰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

是已又曰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

按本義卷首列九圖於前而總爲之說所謂天地自然之易河圖洛書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後天八卦次序方位及六十四卦之卦變也（本義卦變圖朱子爲釋彖傳而作非康節反對之旨故屬之後天）是皆著爲圖者伏羲有畫而無辭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皆遞相發揮以盡其義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者所以明象數之難明者也而朱子顧以爲三聖人之易專言義理而象數闕焉是何說與且易之所謂象數蓍卦焉而已卦主象蓍主數二體六畫剛柔雜居者象也

大衍五十四營成易者數也經文粲然不待圖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劉牧之象數非易之所謂象數也三聖人之言胡爲而及此乎伏羲之世書契未興故有畫而無辭延及中古情僞漸啟憂患滋多故文王繫彖以發明伏羲未盡之意周公又繫爻以發明文王未盡之辭一脈相承若合符節至於孔子紹聞知之統集羣聖之大成論者以爲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爲孔子既已知之而別自爲說以求異於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指也然則伏羲之象得辭而益彰縱令深玩圖畫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衆技

之說所得而竄入其中哉九圖雖妙聽其爲易外別傳

勿以冠經首可也

右論四聖之易

宋史隱逸傳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靑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飮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

其術摶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經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顔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

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下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峰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摶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摶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耳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爲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

雲臺觀搏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真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

錢希白洞微志曰上即位初鄧州觀察使錢太博若水雅容文雅亦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禮部貳卿充集賢院學士其日晚余往謁賀諸客退獨相留後廳同坐因云某初應舉欲求解遂往華陰謁陳先生通刺後蒙倒屣相迎臨出執手約後十日卻相訪至期徑往迎入山齋地爐中已先有一僧擁衲對坐某揖之寒暄之禮亦甚簡傲少

年壯氣頗不平之良久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二公皆微笑雖驚異其言而不敢詢問更有他客至乃逡巡先退次日某獨往見陳且問僧名及言者何事陳曰此即白閣道者也道行高潔學通天人至於知人尤爲有神仙之鑒欲勸留學道中心不決遂請道者質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不能成但卻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又云他本在太白山界歲方一到此某再求見終不可得人生萬事知不可以力取張端義貴耳集云僧即麻衣道者

按希夷老氏之徒也著指元篇言導養還丹之事則其能養生也可知矣觀賈郭二事及預決亡日則其能知來也可知矣養生魏伯陽之學也知來管輅郭璞之術

也至所與游者多異人化形之後有異徵則其爲神仙者流又可知矣先天圖於造化陰陽之妙不無所窺見要之爲道家之易而非聖人之易其可以亂吾經邪

朱子答蔡季通書曰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雲笈七籤載陰眞君傳言陰長生者新野人也師事馬明生受太清金液神丹白日升天臨去著書九篇又陰眞君自序曰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蓋即此所謂陰君丹訣也濂溪學本希夷留心丹道此亦其一證）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邪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別傳一句耳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曰魏君後漢人篇題蓋倣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比他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晦未能盡袪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雙湖胡氏曰鄒訢即公姓名向解者以爲鄒者朱之轉訢者熹之轉且後據考異本原有注云按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樂記云天地訢合鄭氏注訢當作熹則鄒訢二字即朱熹二字繼人不解也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曰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篔簹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時余年六十六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眞不就矣道間偶讀此

書井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
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貧甞壁上詩晦翁
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
而嘘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開闢其妙無窮
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
百歲
答王子耕書曰病中不宜思慮凡百事且一切放下專以
存心養氣爲務但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
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
按養生知來皆希夷之能事而朱子獨有取於養生者
葢衰年病侵欲藉是以卻之使德業更有所進耳觀鼻

端之白歎壁上之詩疑龍鮓之難嘗羨豬肉之易飽所
謂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也故金丹之訣不惟知之
而身欲試之撰參同契考異託名空同道士鄒訢而序
啟蒙則曰雲臺眞逸跋道德經則曰雲臺子及其奉祠
雲臺也又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幸叨祠祿遂為希夷
直下諸孫良以自慶其嚮慕之誠如此此太極圖所
以期於必得也坎離龍虎未必非易中之一義但不可
謂易專為是而作耳

右論陳希夷

宋史道學傳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
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自

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卽堅苦刻厲寒不鑪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

者鮮矣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
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
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
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
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
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
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
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所著書
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邵子無名公傳曰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
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

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彊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明道先生誌康節之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

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程氏遺書曰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又曰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

閣四通八達也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
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
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世人之學博聞彊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
閒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弊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
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
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
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
只得依你說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上蔡語錄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人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某處起伊川云起處起

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何如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朱子語類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它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又曰想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只是用時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卻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見孟子楊子取爲我章下

答汪尚書書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

節者至矣葢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横渠之閒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厚齋王氏曰張文饒云處心不可著直略切下同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按邵子之學源出希夷實老莊之宗派但希夷一言一

動無非神仙面目而邵子則不尚虛談不立異行不落禪機不溺丹道粹然儒者氣象故二程樂與之游然觀其平日所論微有不滿於邵子者曰放曠曰偏駁曰無禮不恭曰空中樓閣曰儒術未見所得曰其說之流有弊瑕瑜不相揜亦未可謂推尊之至也及其爲墓誌則謂得之穆李者特因其材之所宜以爲入道之門戶則固以象數爲一家之學矣雖云自得者多不止穆李之所傳然終不離乎象數易道之大無所不包執一家之學而以爲伏羲之精意全在於此豈理也哉朱子於先天方位得養生之要於加一倍法見數學之精篤信季通意固有在吾何敢輕議但不當列諸經首以爲伏

義之易耳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此偶然語也設有人焉援浮屠之戒律冠於禮經之首則荒矣胡文定於內典獨稱楞嚴圓覺亦謂彼教中有可取者耳設有人焉舉二書與中庸論語合爲一編則悖矣故吾以爲邵子之易與聖人之易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學者不可以不審也

石論邵康節

宋史隱逸傳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折其禮歸於儒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

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累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西之勝棲遁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

游成都見治篋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閬人時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篋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朱子籍溪先生胡公行狀曰先生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也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於

故山

與汪尙書書曰郭子和云譙天授亦伊川黨事後門人黨

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

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

以爲然至考其他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

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

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邪

按朱子此言則譙定僅識伊川於涪陵而入洛則不及

見史稱先受易於洛後復從遊於其鄉者妄也徽宗朝

蔡京用事禁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時胡

劉二公皆在太學而定適至聞其嘗與伊川遊故慨然

師事之所欲聞者義理也而定本象數之學不能有所益定於伊川不純師二公於定亦未純師也故朱子雖游二公之門而不得見希夷之眞圖晚使蔡季通入峽乃購得之易學在蜀亦必非伊川語蓋其徒知象數非儒者所尚故自附伊川之易以張其學修史者不能裁擇因而書之以爲傳實不然也昔嚴君平著老子指歸而郭曩氏始祖爲其師然則定所受者乃老子之易其於聖人之道猶爝火之於日月也何足選哉何足選哉

右論蜀隱者

李潛痲衣道者正易心法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云許堅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黃

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眞是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眞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眞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

正易心法曰卦象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又曰易道彌滿九流可入嘗知活法要須自悟又曰世俗學解浸漬舊聞失其本始易道淺狹卷首題云希夷先生受并消息

跋曰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本朝太祖侍行錢文僖公若水陳希夷每見以其神觀清粹謂可學仙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使麻衣決之麻衣云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夫以神仙與帝王之相豈易識哉麻衣一見決之則其識爲何如也即其識神僊識帝王眼目以論易則其出於尋常萬萬也固不容於其言矣乾道元年冬十有一月初七日玉溪戴師愈孔文撰

南軒張氏曰嗚呼此眞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其學一公高視塵外皆

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寇莊周之徒歟雖然概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惟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眞體又曰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子則以爲六子重卦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眞實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跡下盤旋子則以爲學易者須於周孔脚跡下尋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概見矣然其書之傳固非牽於文義鑿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朱子書麻衣心易後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

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入門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此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

再跋麻衣易說後曰予既爲此說後一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聾使其壻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及麻衣易說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

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後至其家見凡間有所著雜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卽是此老旣歸卽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深信所疑之不妄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卽死遂不復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爲吏然不爲他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欲使我親究其實邪時當塗守李壽翁侍

郎雅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郎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言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為何如也

陳氏書錄解題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葢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主簿戴師愈撰乃不喞嚁底禪不喞嚁底修養法不喞嚁底時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板行麻衣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託名麻衣耳以撲錢背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為陽水以澤為陰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

兩語佳矣曰豈非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跡下盤旋邪然此二語亦非也無周孔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李無語

按是書託名麻衣序跋與書及注同出一手其他踳駮之說無論獨李壽翁所賞二語貽誤學者不淺然其言實出希夷觀物外篇曰先天學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亦即所謂羲皇心地上馳騁不於周孔脚跡下盤旋也麻衣小說家以爲即白閣僧相錢若水者其人葢孫君仿鹽皮處士之流縱令是書眞出麻衣吾亦深惡而痛絕之況戴師愈乎

右論麻衣道者

潛溪宋氏溟涬生贊序曰溟涬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旁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邪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閒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閒矧吾子邪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由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

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宣歙閒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卽吐吐卽飲不醉如泥不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見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邪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入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

長江飛渡似道亦竄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駮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耳益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離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

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蘄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朝中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吾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元元集歷髓星野指南象滋統會聲譜畫前妙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贊不錄

余自幼即見長老談滇涬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戚光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爲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予愍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微而贊之惜乎子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子情亦至矣

濂志

按程可久云易以道義配禍福得正而弊則吉詭遇獲禽則凶此千古格言也嚴君平精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猶不失開物成務之意管輅善言易亦嘗以謙壯諷何晏諸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未嘗近舍周孔遠宗羲畫也自先天之學興而易道之蓁蕪甚矣廖應淮自謂得康節真傳而其所談者唯禍福無一字及於道義罔知忌諱屢觸危機其不爲京房郭璞特幸而免耳驗之最大者莫如宋亡而究竟分毫無補亦安用前知爲也余安裕勸讀中庸益以索隱行怪聖人之所不爲而無道不默亦非明哲保身之事故微辭以規之而應淮不自覺寤詆爲俗

儒其於易也詘侮程張卑視周孔二篇獨尊羲畫十翼專取說卦鄙倍之論全無忌憚豈僅失中而已邪世俗溺於所聞爭言象數黃口小兒人人欲爲邵子而二篇十翼束之高閣邪說橫行聖道滅息矣雖曰末流之極弊抑先天心法之傳有以導之使然也其後劉秉忠李俊民等專治皇極經世數而顧以易鳴唯資中黃澤楚望謂當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可謂粹然一出於正然非屏棄九圖則黃霧不披青天白日終不可得而見也

右論溟涬生

王氏弼周易略例明象篇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

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兔之蹄也象者魚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所存在意）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所存者在象）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觀同人之意忘其天火之象得同志之心故卦之畫可棄）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大壯九二有乾亦云）

（羝羊坤卦无乾象亦云牝馬）文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遯无坤六二亦稱牛明夷无乾六二亦稱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无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无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失魚兎則空守筌蹄遺健順則空說龍馬）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陵陽李氏（心傳）丙子學易編曰自周之衰言易者寖失義文之意而牽合破碎或反資以偽亂故夫子作十翼專以義理明之其後讖緯之學興而飛伏互體之文王遁九宮之說紛紛然並出皆託易以行世至王輔嗣乃獨闢而闢之其視兩漢諸儒可謂賢矣惜其溺於時好乃取莊老之

妄以亂周孔之實故易之道終不明於世

按王氏筌蹄之喻雖出於莊子而其義不同其所謂忘言忘象者亦謂學易者觀象玩辭期於自得久之當有所融釋脫落耳非若爲先天之學者欲盡棄周孔之言專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也卽其卦爻之解閒有涉於虛無者亦皆莊老之微旨與坎離龍虎之說精粗相去遠矣故伊川教人且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以其所主在義理不爲百家衆技所惑也宋人奉陳邵爲伏羲而顧斥輔嗣爲莊老吾不知其何說矣

程子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

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遺書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荅曰謂義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自秦漢以來攷辭象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

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鄱陽馬氏端臨曰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葢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乎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歧而二之

項氏周易玩辭自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讀易之法盡於此矣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

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然而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則今之讀易所當反覆紬繹精思而深味者莫辭若也於是作周易玩辭又曰程子平生所著獨易傳爲全書安世受而讀之三十年矣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无與易傳合者合則无用述此書矣世之友朋以易傳之理觀吾書本末條貫无一不本於易傳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未免有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之怒知我者此書也罪我者此書也

鄱陽馬氏周易玩辭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變與象居其二焉自義理之學大明而變象之說幾晦先儒欲救其弊則曰

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爻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愚嘗以爲變之說不一有隨時之變如彖象小象文言繫辭各自一義是也有逐爻之變如九六七八陰陽老少是也有逐卦之變如剛柔往來互體飛伏是也象之說亦不一有卦畫之象陰陽奇耦三連六斷是也有大象之象天地風雷山澤水火是也有說卦之象乾爲馬坤爲牛乾爲首坤爲腹之類是也至簡要者隨時之變也至支離者逐卦之變也至精微者卦畫之象也至瑣碎者說卦之象也必研究其簡要精微者而不拘泥其支離瑣碎者則曰象曰變固無非精義至理之所寄也豈有二哉

按象辭變占四者說易之綱領也伊川歸重於辭平庵

因之愚則謂辭本乎象象尤不可忽故夫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象者二體六爻之畫是也而王輔嗣以乾牛坤馬之類當之朱子謂如初九潛龍勿用一辭中四者俱備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愚則謂潛龍牝馬等語若詩之比興總謂之辭非夫子之所謂象卒庵云凡卦辭皆曰彖凡卦畫皆曰象未畫則其象隱已畫則其象著故指畫爲象非謂物象也大象總論六畫之義小象各論一畫之義故皆謂之象其曰天曰龍者自因有象之後推引物類以明之耳本稱易象非止之謂也斯言可以正諸儒之失未筮謂之辭筮得其辭謂之占亦非

但勿用二字爲占也

京山郝氏敬談經曰羲畫始呈元旨苞絡如夜半子陽初動晨光未熹夏商之易不可覩矣然使其無憾文王必不更演易至文王周公抽厥元緒但其辭旨深約如平旦昧爽曲房奧起尚未知曙追夫子十翼贊揚幽隱畢達揭日月而行康莊大明中天矣旋罹秦火六籍散逸而易獨存後生捧完璧誠斯文大幸奈何更生異端根荄其眞茁櫱裂其同體妄謂羲聖有不傳之祕使緯稗蠭起詆夫子十翼爲一家言離經叛道莫此爲甚

近時博士家承邵朱之說謂三聖不同易病分經合傳之非古歸咎王弼此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夫謂經傳

不可合者以書同而道異言同而人異如春秋諸傳於經則誠未可合也羲文周孔奚不合之有由孔子視三聖爲古自視爲傳由今視四聖則皆古也皆經也孔子何遂不如左公穀傳春秋世儒不病左公穀合春秋而病十翼合易以伸四聖不同易之說謬矣

邵堯夫造爲先天方圓等圖好事詫爲新奇修鍊羽流緣飾龍虎鉛汞姹女嬰兒爲參同悟眞等書乍見奇僻叩之不過存神馭氣以求長生而珍祕自喜援易爲口實聖人作易易簡開物患人不知而小說誣世唯恐人知心術已冰炭矣禮云假鬼神時日卜筮疑衆者殺學者反尊崇其說甚矣人之好怪也

學易枝言曰羲聖世無文字三才義理無憑發揮爰始畫卦設象不得已也設有文字便敷演成辭豈好爲隱平揚雄識字旣多而索隱鉤藏別構方州部家爲元儗易則心勞而日拙矣

易爻辭象義誠有不可盡解者前人不傳後人何述要之精微中之易簡愚不肖可知易簡中之精微聰明才辯者未悉如管公明郭景純卜筮焉可謂之非易然亦四道之一端耳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三才之要人所當知者王輔嗣程正叔諸君子所言不可勝用矣

聖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學易者亦學爲立人之道而已又曰朱元晦謂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愚謂孔子贊易秖

爲立人之道學者日用切要而言誠有之但聖人說理發揮人道即函益三才萬象無不脗合與羲文周公無二

按莊生曰易以道陰陽此非周之言而古之言也益古者三易之法掌於太卜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非但彖爻之辭自爲一書即如春秋內外傳所載諸繇辭亦不得與焉其所見者唯二體六畫剛柔雜居之象以爲道陰陽宜也至於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則因以陰陽推之於人事而所言無非仁義中正之歸矣孔子作十翼則又發彖爻之蘊竭盡而無餘焉聖人之所以窮理而盡性君子之所以反身而寡過皆在此書奚止道陰陽哉微三聖之辭則

伏羲作易之旨鬱而不明萬古如長夜矣而顧謂三聖不如伏羲何歟且夫三才之道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其爲性命之理則一也洪範由天道以推之人道中庸由人道以合之天道蓋天人之理未有不歸於一致者也三聖所重在人道而天地之道亦無不備焉伏羲時未有文字不得已而畫奇耦以垂教陰陽可以畫見而仁義不可以畫見故說者但以爲道陰陽而不知伏羲之旨專在立人之道也苟其有文字則亦必言及仁義矣伏羲而無言也伏羲而有言安知不與三聖同辭乎老莊之徒掊擊仁義故厭薄周孔之辭以爲不足道儒者不能辭而闢之反爲之推波助瀾尊伏羲不言之教抑三聖闡幽之辭豈不悖哉

仲輿解經多所創獲而尤不喜宋儒愚未敢深信獨論易數則最爲精確其曰聖人作易立人之道而已此語大有裨於來學故特表而出之且爲之暢其指趣焉

東涯陳氏言易疑自序曰易非聖人卜筮之書也卜筮以聖人之書爾伏羲畫卦原神於太乙起數於陰陽類象於萬物通幽於神明和順於道德性命無乎弗括文王於卦爲之辭以明其象類周公於爻爲之辭以盡其變化孔子於卦爻爲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序雜卦以闡羲文周公之義理使學者修此而吉悖此而凶淵乎廣矣而非作之以卜筮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象變占是也孔子見卦爻之有辭象變占言焉而廣大動焉而吉凶制器焉而網罟舟楫之用卜筮

焉而神物大衍之策斯偏舉之矣而未嘗專於卜筮也夫易何止五經之原天地神化之奧而於卜筮之技精之則未矣秦漢諸儒者象辭則泥術數論義理則淪空寂而不知孔子之易先義理而托象數者也蓋體其卦爻之蘊察乎辭象變占之理通乎言動制器卜筮之用用之所向即理也理之所協即占也占之所利即用也是孔子之易也而非專於卜筮明矣是故學者索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孔子之易備矣作易疑

朱氏綬易經精蘊自序曰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其蘊維何凡象彖文言繫辭說卦皆是朱儒以周禮言太卜掌三易故專作卜筮之書歷詆大聖理義之

言不少假借愚於此大懼深求其病只在太卜掌三易之一言耳不知易有理有象有數理即蘊之發象即精之寓數因一以積畫卦示象之吉凶繫辭論理之吉凶數之吉凶未之明故立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吉凶也觀象玩辭聖人體易君子學易以成盛德大業至矣庸人不能故立占人筮人七八九六揲蓍求卦不過筮更筮咸尤細事耳易無不該天地有此數不立筮法以成變化則天地閒缺此一藝非謂易道易象舉在此筮專作卜筮之書也夫子欲加年學易期無大過豈在占筮乎況占筮專於動而不主於靜一於用而不由於體求諸神而不求諸已失無算矣使一委之卜筮而平日無玩易之功遇吉行之而已遇凶避之而已君子將何以

自彊不息將何以厚德載物學者無用辨悔吝之介無用震无咎之悔六十四卦訓戒之言皆作虚文矣洪惟聖朝用易爲首經取士而只在占筮授受豈不誤甚無由挽之回車就道徒抱憤耳自知得罪於先儒取譏當世獨賴聖人爲之依歸用以自解云

二泉邵氏寶序精蘊曰易爲性命道德之原而開物成務仲尼贊之詳矣惟其道無不備故百氏宗之卜筮者技之至微者也自朱子本義一出學者翕然從之夫方術談於庸醫聽者不能什一惟夫和扁一言雖或盡變軒岐之書人將謂其有據也朱子名冠諸儒道行今古誠吾儒之和扁矣專主卜筮之說疇不謂其有據乎哉庠序以之而教人科目因之而

取士習尚成風安固而不搖矣嗚呼此文佩朱公所以深懼而精蘊之書不容於不作也書凡二十四卷一以孔子義理之言爲主按卦推辭隨爻悉義一覽之間而四聖之心昭然在目其有功於斯道也大矣雖然本義無心於晦道精蘊豈有心於矯弊哉一念所主而得失因之紫陽有知必將感其救正之功也君曰有罪夫豈然哉

都氏穆序精蘊曰客有問穆者曰易有卜筮之道乎穆曰然主卜筮而作乎曰否請以水喻崑崙上源發而爲江漢河淮以迨溝澗溪瀼皆水也居溪者曰水以溪而生也濱澗者曰水以澗而出也舉一廢百知水不亦淺乎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以大成之聖欲學易以免過易

之道可知矣豈卜筮所可盡哉

顧氏日知錄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為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為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

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孝子忠臣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衞人以龜爲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

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鑒 後漢荀悅撰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

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郭璞嘗過顔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以休咎導人而爲不善

易爲卜筮之書與醫藥種樹並稱秦人之見也然其說亦有所自來古者太卜所掌唯夏商以來相傳之繇辭如左氏之所載者而文王周公易象之書則藏於周魯之太史氏故陳厲公時周史始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

侯使筮之而有觀上六四之占及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始見易象與魯春秋可見易象之書他國不皆有孔子十翼則作於晚年而傳之商瞿子木尙未流行於世杜預曰汲縣有發舊冢者得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於遠國也秦僻在西垂何由得見李斯未必知即知之亦必不信其以易爲卜筮之書無足怪者而儒者遂謂易專爲卜筮而作夫伏羲旣畫八卦而即制蓍爲筮法孔子贊易亦以蓍龜爲神物而深明其用謂易爲卜筮之書無甚礙但謂伏羲作易專爲卜筮而文王周公孔子卻說出許多義理非伏羲之本義是則大可疑耳夫義理必藉文字以傳伏羲時書契未興故立象

以盡意卦畫有形而義理無形有形者可見而無形者不可見然其意實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三聖遞相祖述發揮仁義之旨而伏羲之意乃大白於天下安得謂孔子之易非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非伏羲之易乎伏羲之易有畫無辭農夫紅女百工商賈皆得而用之者也如後世楚巫打瓦越人雞卜雖無辭亦自有占法若夫夏商以來之繇辭及文王周公之彖爻唯卜史能用之至於孔子之十翼則卜史亦不能知唯士大夫好學深思者能知之耳蓋易至孔子而其道始爲處憂患無大過之具與詩書禮樂同其切要人倫日用所不可斯須去者而非徒卜筮之書矣幸而秦火不及學者得見完書上之可

以窮理而盡性下之可以反身而寡過顓徒以農夫紅女百工商賈不能用而欲崇不言之教視繫辭如糟粕毋乃過爲高論隳老莊之環中而不覺也乎且夫卜筮之事非君子所常有也善當爲惡不可爲乃心自明何必筮死生富貴非人之所能爲亦焉用筮惟天下大事人但能料其可否而氣數推移有非鬼神不能知者是之謂大疑於是乎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而復謀及卜筮焉故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然必其居也有觀象玩辭之學而後其動也有觀變玩占之明動謂將有爲將有行洪範曰稽疑其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靜即此所謂居作即此所謂動也計一歲之中居之時多動之時少及其動也不疑之事什九可疑之事什一

其大疑者又加少焉君子之於卜筮亦未嘗數數也聖人豈專篤卜筮而著一書使天下後世之人日日端策拂龜聽命於鬼神而不務民義也哉亦林論卜筮九則可以徵宋人之嘗肯余故備錄之而綴以管見如此

日知錄曰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

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黃氏象數論序曰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淸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

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盍仍如京焦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

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曰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淸之一端也

按史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好老莊書祖尚虛無以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風迄江左而未艾故范甯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今觀弼所注易各依

彖爻以立解閒有涉於老莊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嘗以

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爲不足貴而糟粕視之也獨爲先

天學者欲盡廢周孔之言而專從羲皇心地上尋求是

其罪更浮於王何矣儒者不之闢而反助其狂瀾以爲

三聖人之易非卽伏羲之易何邪亭林黎洲之論大有

造於易學故殿之篇末以告天下之習非而不悟者

右論學易正宗

易圖明辨卷十終